

文中子

歸葉山房發行

新式
標點

文中子中說序

周公：聖人之治者也，後王不能舉，則仲尼述之，而周公之道明；仲尼：聖人之備者也，後儒不能達，則孟軻尊之，而仲尼之道明；文中子，聖人之修者也，孟軻之徒歟？非諸子流矣。蓋萬章公孫丑不能極師之奧，盡錄其言，故孟氏章句，略而多闕。房杜諸公，不能臻師之美，大宣其教，故王氏續經，抑而不振。中說者，子之門人問對之書也。薛收姚義集而名之。唐太宗貞觀初，精修治具，文經武略。高出近古，若房杜李魏二溫王陳輩，迭爲將相，實永三百年之業。斯門人之功過半矣，貞觀二年，觀去聲御史大夫杜淹，始序中說及文中子世家，未及進用，爲長孫無忌所抑，長上聲而淹尋卒。故王氏經書，散在諸孤之家，代莫得聞焉，二十三年太宗沒，子之門人盡矣。惟福時兄

弟，福時，文中子幼子。時音止。

傳授中說於仲父凝，始爲十卷，今世所傳本，文多殘

缺。誤以杜淹所撰世家爲中說之序，

杜。貞觀三年卒。今世所傳本。乃貞觀二十三年序。

又福時於仲父凝

得關子明傳，凝因言關氏卜筮之驗，且記房魏與太宗論道之美，亦非

中說參序也。蓋同藏緇帙，

緇音相。帙音質反。

卷目相亂，遂誤爲序焉。逸家藏

古編，尤得精備，亦列十篇，實無二序，以章詳測。文中子世家，乃

杜淹授與尙書陳叔達，編諸隋書而亡矣，

叔達依遷史入隋書。今亡。

關子明事，具於裴

晞先賢傳，今亦無存。故王氏諸孤，痛其將墜也，因附於中說兩間，

且曰同志淪沮，

沮音租。

帝閹悠邈，文中子之教，鬱而不行。吁！可悲矣

！此有以知杜淹見抑，而續經不傳，諸王自悲，而遺事必錄。後人責

房魏不能揚師之道，亦有由焉。夫道之深者，固當年不能窮，功之遠

者，必異代而後顯。方當聖時，人文復古，則周孔至治大備，得以隆

之。昔荀卿揚雄二書，尙有韓愈柳宗元刪定，李軌楊倬註釋。其·其
堯反·况

文中子非苟揚比也，豈學者不能伸之乎？是用覃研蘊奧，引質同異，爲之註解，以翼斯文。夫前聖爲後聖之備。古文乃今文之修，未有離聖而異驅，捐古而近習，而能格於治者也。皇宋御天下，尊儒尙文，道大淳矣；修王削霸，政無雜矣；抑又跨唐之盛，而使文中之徒遇焉。彼韓愈氏力排異端，儒之功者也。故稱孟子能拒楊墨，而功不在禹下。孟軻氏，儒之道者也。故稱顏回謂與禹稷同道，愈不稱文中子，其先功而後道歟？猶文中子不稱孟軻，道存而功在其中矣。唐末司空圖，嗟功廢道衰，乃明文中子聖矣。五季經亂，隸乎削平，則柳仲塗宗之於前，孫漢公廣之於後，皆云聖人也，一然未及盛行其教。噫！和天之高，必辯其所以高也，子之道其天乎？天道則簡而功密矣。門

人對問，如日星麗焉，雖環周萬變，不出乎天中，今推策揆影，庶髣髴其端乎？大哉中之爲義，在易爲二五，在春秋爲權衡，在書爲皇極，在禮爲中庸。謂乎無形，非中也；謂乎有象，非中也；上不蕩於虛無，下不局於器用，惟變所適，惟義所在，此中之大略也，中說者如是而已。李靖問聖人之這，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又問彼之說，曰彼道之方也，必也無至乎？魏徵問聖人憂疑，子曰天下皆憂疑，吾獨不憂疑乎？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舉是深趣，可以類知焉。或有執文味理，以模範論語爲病，此皮膚之見，非心解也。逸才微志勤，曷究其極，中存疑闕，庸俟後賢，仍其舊篇，分爲十卷，謹序。

正道篇

問易篇

立命篇

天地篇

禮樂篇

關朗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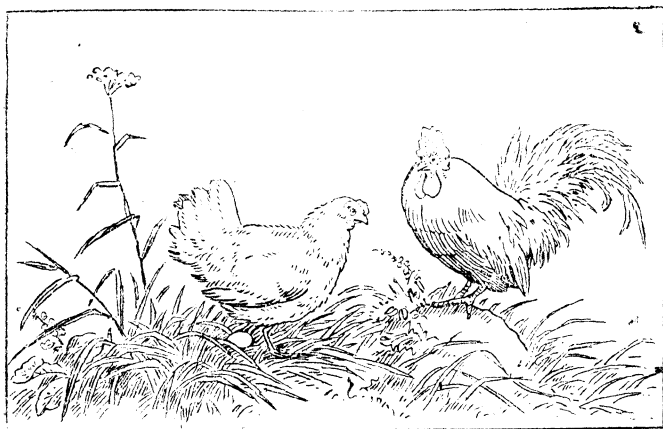
事君篇

述史篇

周公篇

魏相篇





新標點淺說

標點，能免除讀者困難，且尤足以表示文法之結構，句讀段落，及字句之種類，性質，能使一目瞭然。近自新文化潮流蔚起，國內熱心學子，有將書籍盡改用標點之提議。本局曾出版新標點書數十種，頗爲社會歡迎，爰其例又成文中子，以節讀者腦力，并以爲補助文化之用。

所謂標點，含有兩種意義：一爲標，二乃點。點卽點斷，凡用以點斷之句，使人明悉句中各部分在文法上之位置，及交互之關係等，都屬於此，卽所謂句讀也。如下例上四種是。標爲標識字句之性質種類。如下例自五至十三等皆是。茲特說明并舉例如左：

一，表一頓，或一逗。

例如：

二帝三王，可與憂矣。

二·表文句之結束。

例如：

不解衣者六歲，其精志如此。

三；表含有許多小句之長句，或平列句

列如：

(甲) 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温大雅，潁川程叔達等；

(乙) 通其變，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天下無善教；

四：表總冒下文。

例如：

列乎範者有四：曰制，曰詔，曰志，曰策。

五！表驚嘆，或命令，或贊美。

例如：

(甲)嗚呼！非周公孰知其艱哉？

(乙)汝往之事，無失也！

(丙)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
，夫子之力也。

六？表疑問。

例如：

其道何如？

七『表直接談話。』

例如：

董常曰：『子之十二策，何稟也？』

八『表間接談話。』

例如：

子曰：『美哉公旦之爲周也！外不屑天下之謗，而私其迹，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也。」內實達天下之道，……』

九『表人名。』

例如：

子謂薛王劉崔盧之昏，非古也，何以視譜？

十 表地名。

例如：

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

十一 表朝代名，或國名。

例如：

(甲) 唐虞之道直以大，故以揖讓終焉。

(乙) 夫子自秦歸晉。

十二 書名，或篇名，或曲調名。

例如：

(甲) 春秋元經以舉往。

(乙) 賈瓊習書至桓榮之命。

(丙) 子援琴鼓蕩之什。

十三引表年號。

例如：

仁壽大業之際。

新式標點
文中子中說

阮逸註

卷一

王道篇

文中子曰：「甚矣王道難行也！吾家頃銅川六世矣，上黨有銅未嘗不篤

於斯；斯文然亦未嘗得宣其用，不遇退而咸有述焉，則以志其道也。志記

蓋先生之述曰：「時變論六篇，其言化俗推移之理竭矣。」江州府君

之述曰：「五經決錄五篇，其言聖賢製述之意備矣。」晉陽穆公之述

曰：「政大論八篇，其言帝王之道著矣。」同州府君之述曰：「政小論

八篇，其言王霸之業盡矣。」安康獻公之述曰：「皇極讜義九篇，其言

三才之去就深矣。」銅川府君之述曰：「興衰要論七篇，其言六代之得

失明矣。」自先生至銅川。文中子世家言之備矣。時變論至興衰要論。今皆亡。六代晉宋後魏北齊後周隋也。余小子獲覩成訓，勤九載矣

大業九年。自長安歸。
著六經。至九年功畢。服先人之義，稽仲尼之心，天人之事，帝王之道，昭

昭乎！」因祖德考聖師而明。子謂董常曰：『吾欲修元經，稽諸史論，不足徵也，

董常字履常。弟子亞聖者。元經春秋異名也。義包五始。故曰元經。史論謂歷代史臣於紀傳後贊論之類是也。吾得皇極讜義焉。去就適中。權衡褒貶。吾欲續詩

，考諸集記，不足徵也，前賢文集所記。吾得時變論焉，化俗推移。以正風俗。吾欲續書，按

諸載錄，不足徵也，史官載言所錄。吾得政大論焉。』王言大道。其制明白。董常曰：『夫子

之得，蓋其志焉。』非以文體。子曰：『然！』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

三焉。薛收字伯褒。隋內史道衡之子。昔聖。謂孔子。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史有

求言。則制度得矣。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史有明得失窮政化。則詩明矣。其述春秋

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當，史有記事稽邪正。則法當矣。此三者，同出於史而不

可雜也，故聖人分焉。』載言載事。明得失。皆史職也。職同體異。故曰分。文中子曰：『吾視遷固而下

，述作何其紛紛乎？

史記漢書而下。文體相模。無經制。紛紛。多且亂。

帝王之道，其暗而不明乎？天人

之意，其否而不交乎？制理者參而不一乎？陳事者亂而無緒乎？

四者中紛

亂故

子不豫，

屬疾

聞江都有變，

大業十三年。煬帝幸江都宮。宇文化及弑逆。

泫然而興曰：『生民厭亂

久矣，

自漢末亂至隋。○泣。胡吠反。

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吾不與焉，命也，

唐太宗行堯舜之道

而文中

文中子曰：『道之不勝時久矣，吾將若之何？』

自孔子孟軻已來。不勝時。故曰久矣。

董

常曰：『夫子自秦歸晉，宅居汾陽，然後三才五常，各得其所。』

秦長安。

隋都也。晉汾陽子鄉也。

薛收曰：『敢問續書之始於漢，何也？』子曰：『六國

之弊，亡秦之酷，吾不忍聞也，又焉取皇綱乎？

六國。燕王喜。魏王假。齊王建。楚王負芻。韓王安。趙王嘉也。亡

秦。始皇也。秦竊皇之名。無綱紀之實。

漢之統天下也，其餘殘穢，與民更始，而興其視聽乎？

變民耳目。使

薛收曰：『敢問續詩之備六代，何也？』

六代注見上。

子曰：『其

以仲尼三百始終於周乎？』

三百篇周代。

收曰：『然！』子曰：『余安敢望

仲尼？然至興衰之際，未嘗不再三焉。故具六代始終，所以告也。

告猶頁也。貢其俗於時君。

文中子曰：『天下無賞罰，三百載矣，自晉惠帝永平元年。至隋開皇十年。凡三百載。元經

可得不興乎？』言必與。薛收曰：『始於晉惠，何也？』惠帝名衷。武帝子也。政由賈后。天下大亂。故元經始

於此。子曰：『昔者明王在上，賞罰其有差乎？』言不差。元經褒貶，所以代賞

罰者也，其以天下無主，而賞罰不明乎？』晉惠猶無主。薛收曰：『然則春秋

之始周平魯隱，其志亦若斯乎？』周平王。幽王之子。王室衰微。東遷居洛。魯隱公。惠公之子。平王同時。子曰：『其

然乎？而人莫之知也。』後人不知代行衰周之法。謂東周始王讓國賢君非也。薛收曰：『今乃知天下之

治，聖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亂，聖人斯在下矣，周公上。仲尼下。聖人達而賞罰

行，聖人窮而褒貶作，皇極所以復建，而斯文不喪也，春秋無經行禮。法之皇極。不其

深乎？』再拜而出，以告董生，董生曰：『仲尼沒而文在茲乎？』前聖後聖

一也。文中子曰：『卓哉周公之道！其神之所為乎？』孟子曰：大而化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順之

則吉，逆之則凶，神在易中。子述元經皇始之事，歎焉。後魏初門人未達，

叔恬曰：王凝字叔恬。子之弟也。爲御史。彈侯君集。爲長孫無忌所惡。出爲太原令。王氏家書。稱太原府君。『夫子之歎，蓋歎命矣。』書

云。「天命不於常，惟歸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一三才其捨

諸。」後魏德被黎民。亦天地命之也。人其捨之乎。子聞之曰：『凝爾知命哉！』子在長安，楊素蘇

夔李德林皆請見，楊素字處道。煬帝時爲司徒。專朝政。蘇夔字伯尼。善鍾律。隋樂多從夔議。李德林字公輔。佐命掌軍書。爲儀同頗自負。三人知文中子賢。來請謁見。子與

之言，歸而有憂色，門人問子。子曰：『素與吾言終日，言政而不及

化；上正下曰政。下從上曰化。夔與吾言終日，言聲而不及雅；知音爲聲。知德爲雅。德林與吾言終日

，言文而不及理；』修詞爲文。知道爲理。門人曰：『然則何憂？』子曰：『非爾所

知也，一三子皆朝之預議者也，預朝今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無禮也

；知正人不。知使人從。言聲而不及雅，是天下無樂也；知文音。不知和德。言文而不及理，是天

下無文也；知華辭。不知實道。王道從何而興乎？吾所以憂也。』禮壞樂崩文喪。天下可憂。門人退

子援琴鼓蕩之什，蕩傷。周室大壞之詩也。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援。干眷反。門人皆霑襟焉，襄隋將亡。霑。知廉反。子

曰：『或安而行之，聖人安。仁。或利而行之，賢人利。仁。或畏而行之，中人強。仁。及其成

功，一也。稽德則遠，』功則同。而聖賢。中人之德異。賈瓊門人未見。習書至桓榮之命，讀書有桓榮之命篇。

榮字春卿。漢光武太子傅。曰：『洋洋乎光明之業，光武明。帝。天寶監爾，能不以揖讓終乎

？』初光武立東海王強為太子。強讓其弟陽。陽立是為明帝。蓋天命授陽。而使榮傅之。所以終讓成美也。繁師立未見。將著北齊錄，以告子，

李德林父子俱有北齊書。王邵有北齊志。師玄撮其要為錄。子曰：『無苟作也，』勿苟且表文。詞而已。越公以食經遺子，子

不受，曰：『羹藜含糗，無所用也，』答之以酒誥及洪範三德，越公。楊素也。

食經。淮南王撰。盧仁宗崔浩亦有之。酒誥云。越小大邦用饗。亦罔非酒惟宰。洪範三德云。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國家。凶于而國。時素專政。故因答食經以戒之。子曰：『小人不

激不勵，不見利不勸。』勵勸皆勉也。靖君亮問辱，門人未見。子曰：『言不中，不中。節。

行不謹，不謹。密。辱也。』言行。榮辱之主也。子曰：『化至九變，王道其明乎？』變。變於道也。孔

子曰。三年有成。九成。二十七年。僅必世之仁矣。故曰王道明。故樂至九變而淳氣洽矣。』樂仁之聲也。裴晞曰：『何謂

也？』瞻子之舅 傳未見。子曰：『夫樂象成者也，象成莫大於形而流於聲，王化

始終所可見也。象成功而形容其德。一而變九。而成見王化之然。故韶之成也，虞氏之愚被動植矣，鳥

鵠之巢可俯而窺也，鳳凰何爲而藏乎？』引古驗子曰：『封禪之費，非

古也，費。費耗國用也。三代以前無此禮。齊桓公欲封太山禪梁甫。管仲言七十二君。須得遠方珍寶。乃可封禪。特設詞諫止耳。非典禮所載之實。徒以夸天下，其秦

漢之侈心乎？』始皇東巡。上太山。立石封禪。下禪梁甫。以頌秦德。漢武帝用齊人。公孫卿言封禪登仙。遂升中岳。又上太山封土有玉牒。使方士求神仙千數。無驗而還。此皆奢侈以欺天下。

子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家國皆然。子曰：『無赦

之國，其刑必平；無幸免則不深犯。多斂之國，其財必削；既富侈則用益耗。子曰：『廉者

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相反子曰：『杜如晦若逢其明王，於萬

民其猶天乎？』杜如晦。字克明。唐太宗時。朝政典章之物。皆杜所定。董常房玄齡賈瓊問曰：『何謂也？』

子曰：『春生之，夏長之，秋成之，冬斂之，父得其爲父，子得

其爲子，君得其爲君，臣得其爲臣。萬類咸宜，百姓日用而不知者，

杜氏之任，不謂其猶天乎？

用元跡物自化天也。太宗治平。歲斷死刑二十餘人。幾乎刑厝粟斗三文。行道千里不齋糧。王道盛矣。非如天之效歟。

吾察

之久矣，目恍惚然，心神忽然，

恍惚。憂貌。

此其識時運者，憂不逢真主以然

哉？

知隋運亡。又未遇太宗。所以恍惚憂也。

叔恬曰：『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

也？』

書稱四嶽。此言五舉。成數歟。

子曰：『無他道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

簡則用省。

子曰

：『王國之有風，天子與諸侯夷乎？

黍離列於國風夷等也。

誰居乎？

居。音姬。禮記曰。何居。

幽王之

罪也。

周幽王惑褒氏。廢申后。申侯弑之。周室遂微。

故始之以黍離，於是雅道息矣，

王國十篇。黍離為始。

子曰

：『五行不相沴，則王者可以制禮矣；

治臻皇極。則五行各敘。故禮行皇極也。○沴。閻計反。

四靈為畜，

則王者可以作樂矣；』

仁及飛走。則龜龍麟鳳在沼。載。故樂形仁聲也。

子遊孔子之廟，

漢已後。郡國立孔子祠。

出而

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

力也，

春秋行法。君父尊。詳序。人倫夫婦正。

其與太極合德，神道並行乎？』

言無窮。

王孝逸曰：『

夫子之道，豈少是乎？』

孝逸未見夫子。謂文中子也。

子曰：『子未三復白圭乎？』

貴言玷。

天

地生我而不能鞠我，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也。道不啻天

地父母，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

詩云：欲鞠之德。吳大罔極。言孔子生民之師。大於生我鞠我者之恩。

吾子汨彘倫乎

？』擬入必於其倫。不可汨亂諫也。

孝逸再拜謝之，終身不敢臧否，韋鼎請見，子三見而

三不語，恭恭若不足。

韋鼎未見。不言。謂目擊道存。

鼎出，謂門人曰：『夫子得志於朝

廷，有不言之化，不殺之嚴矣。』

不得其言。而得其志。

楊素謂子曰：『天子求善禦

邊者，素聞惟賢知賢，敢問夫子？』子曰：『羊祐陸遜，仁人也，可

使。』

祐字叔子。晉欲平吳。以祐督荊州。祐綏懷吳人。吳之降者。欲去則聽之。遜字伯言。爲吳大將軍。攻晉襄陽。獲生日卽還之。二賢皆仁。

素曰：『已死矣，

何可復使？』

不悟諷。

子曰：『今公能爲羊陸之事則可，如不能，廣求何

益？通聞邇者悅，遠者來，折衝樽俎可矣，何必臨邊也。』

折。橫也。衝。直也。麾兵。

橫直。猶辯縱橫。晏子用此。

子之家，六經畢備，朝服祭服不假。

不假。借。

曰：『三綱五常，

自可出也。』

正家以正天下。

子曰：『悠悠素餐者，天下皆是，王道從何而興

乎？』隋多無功
食祿。子曰：『七制之主，其人可以即戎矣。』

續書有七制。皆漢之賢君。立文武之功業者。

高祖。孝文。孝武。孝宣。光武。孝明。孝章是也。

董常死，子哭於寢門之外，

不可視猶子也。哭寢則太親。不可視猶朋友也。哭野則太疏。故折中於寢門之外。

拜而受弔。

知生者弔彼弔我失其助。故拜之。

裴晞問曰：『衛玠稱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

意相干，可以理遣，何如？』

玠字叔寶。善談玄理。有情恕理遣之論。

子曰：『寬矣！』

量寬而曰。

：『仁乎？』

寬似仁。

子曰：『不知也！』

仁道至大。非但寬。

阮嗣宗與人談，則及玄遠

，未嘗臧否人物，何如？

籍。字嗣宗。口不論人之過。

子曰：『慎矣。』

慎言而曰。

曰：『仁

乎？』

慎似仁。

子曰：『不知也。』

仁非止慎。

子曰：『恕哉凌敬，見。視人之

凌敬未見。

孤猶己也。』

以己心爲人之心曰恕。孟子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恕也。

子曰：『仁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

智者斯可矣；智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義者斯可矣；

仁無爲而理智達於未亂之前。義制於已然之後。

如不得見，必也剛介乎？剛者好斷，介者殊俗。』

剛必異介。自異。

薛收問至德

要道，子曰：『至德，其道之本乎？要道，其德之行乎？

行成德。德成道。德行成身。道施天

下
• 禮不云乎？至德爲道本；周禮師氏 三德云。易不云乎？顯道神德行；擊辭 云。子曰

：『大哉神乎！所自出也，本諸身日 自出。至哉易也，其知神之所爲乎？』無體 則無

• 子曰：『我未見嗜義如嗜利者也。』和而有宜曰義 反是曰利。子登雲中之城，漢雲中郡 唐延州。

望龍門之關，河中有龍 門縣。曰：『壯哉山河之固！』賈瓊曰：『既壯矣，又

何加焉？』子曰：『守之以道。』險不可 恃。降而宿於禹廟，觀其碑首，曰

：『先君獻公之所作也。其文典以達，』文未 見。子見劉孝標絕交論，曰

：『惜乎舉任公而毀也。任公於是乎不可謂知人矣，』劉峻。字孝標。性率多毀 峻又有辨命論。言管輅才高 時任叻死。有子東里。

冬衣葛裘。孝標作絕交論以譏任 公之友。然又彰任公不知人耳。見辯命論，曰：『人道廢矣？』峻又有辨命論。言管輅才高 不遇。乃謂窮達由天。殊不 凡明言普天之下。莫非 漢民。志在天下。非蜀

而已。亮未死必 命廢人道也。 子曰：『使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凡明言普天之下。莫非 漢民。志在天下。非蜀

而己。亮未死必 命廢人道也。 子曰：『使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凡明言普天之下。莫非 漢民。志在天下。非蜀

而己。亮未死必 命廢人道也。 子曰：『使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凡明言普天之下。莫非 漢民。志在天下。非蜀

而己。亮未死必 命廢人道也。 子曰：『使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凡明言普天之下。莫非 漢民。志在天下。非蜀

而己。亮未死必 命廢人道也。 子曰：『使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凡明言普天之下。莫非 漢民。志在天下。非蜀

：『未知人，焉知鬼？』
阮瞻作無鬼論。謂可以辨幽明。蓋不知聖人不語之言。

卷二

天地篇

子曰：『圓者動，方者靜，其見天地之心乎？』
天圓動。地方靜。人動靜之。中也。中也者。心可見矣。 子

曰：『智者樂，其存物之所為乎？』
物之所存。我從而利之。故樂。 仁者壽，其忘我之所為

乎？』
我忘厥躬。物將自化。故壽。 子曰：『義也清而莊，清肅而端莊。』
姚義傳。未見李靖本名藥師。其見韓擒虎。

●伏其善論兵。威也。和而博，
寶威字文蔚。寶后從兒也。和容而博識。 收也。曠而肅，
薛收體曠而志肅。 瓊也。明而毅，

賈瓊通明。淹也。誠而厲，
杜淹字執禮。隋隱太子山來學於子。誠懇而威厲。 玄齡志而密，
玄喬字玄齡。隋彥謙之子也。志精而用密。 徵也。

直而遂，
魏徵字玄成。直道而遂行。 大雅深而弘，
温大雅字彦弘。量深而寬弘。 叔達簡而正，
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之幼子也。簡辭中正。

若逢其時，不減卿相，然禮樂則未備。』
靖彦博皆為僕射。威為內史令。淹為御史大夫。玄齡為司空。徵為太師。大雅叔達皆為尚書。

是皆卿相也。然各有二德而未成全才。故曰禮樂未備。或曰：『董常何人也？』子曰：『其動也權，
權變才也。 其

靜也至，至極性也。其顏氏之流乎？動之微者。其庶幾乎。靜之極者。其屢空乎。叔恬曰：『山濤爲吏部

，拔賢進善，時無知者，身沒之後，天子出其奏於朝，然後知羣才皆

濤所進，如何？』子曰：『密矣！』山濤。字巨源。爲吏部尚。選十餘年。天下稱爲得士。然更非吏。隱非隱。是密而已。曰：

『仁乎！』似忘所爲。子曰：『吾不知也。』李密見子而論兵，密。字法主。襲爵爲公。與楊玄感謀

亂。自謂能兵。子曰：『禮信仁義，則吾論之，孤虛詐力，吾不與也。』孤虛。兵家之術。

李伯藥見子而論詩，伯藥。字仲規。德林子也。論南朝詩。子不答。伯藥退，謂薛收曰：『吾

上陳應劉，下述沈謝，魏應璩。劉公幹。梁沈約。謝靈運。分四聲八病，四聲韻。起自沈約。八病未詳。剛柔清濁，

各有端序，語健爲剛。旨遠爲柔。標逸則清。質實則濁。音若墳篋，墳土音剛而濁。篋竹音柔而清。周禮。小師掌墳。銳上平底。六竅。篋橫吹。七孔。而夫

子不應，我其未達歟？』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

，下達五常。風化夫婦。三綱之首也。吟詠情性。五常之本也。於是徵存亡，辯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

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貢。告也。賦緣竹則知衛風。賦板屋則知秦俗。鄭六卿饒輶宣子。宣子曰。吾以知鄭志。聖人采之以觀

其變，設采詩官。今子營營馳聘乎末流，齊梁文弊之末也。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則有

由矣。』子曰：『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

必也濟乎義。』學文本爲道義。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退謂子收曰：『河圖洛

書，盡在是矣，汝往事之，無失也，』薛道衡時爲內史侍郎知文中子聖人。謂八卦九疇。盡則之矣。子曰：『

士有靡衣鮮食而樂道者，吾未之見也。』奢罕德。子謂魏徵曰：『汝與凝

皆天之直人也：徵也遂，凝也挺；遂。果行也。挺。謂挺特。若並行於時，有用捨焉。

』送行挺執。子謂李靖曰：『凝也若容於時，則王法不撓矣。』不撓曲。李靖問

任智如何？子曰：『仁以爲己任，小人任智而背仁，爲賊；盜亦有道。君子

任智而背仁，爲亂；』攻異端害也。薪收問仲長子光何人也？子光。字不耀。遊於河東。人間者。書老易二字爲對。

子曰：『天人也，』收曰：『何謂天人？』子曰：『眇然小乎

，所以屬於人；曠哉大乎，獨能成其天；』以形言之則人。以道言之則天。禮曰。安則久。久則天。賈瓊問

王績有仲長先生傳。

君子之道，子曰：『必先恕乎？』曰：『敢問恕之說。』子曰：『爲

人子者，以其父之心爲心；幸則知父之慈。爲人弟者，以其兄之心爲心；弟則知兄之友。

推而達之於天下，斯可矣！』聖孝近王。至悌近霸。王道於天下。可謂君子。子曰：『君子之學進於

道，濟天下。小人之學進於利，』營一身。楚難作，使使召子，子不往，謂使者

曰：『爲我謝楚公。』楊玄感襲封楚國公。舉黎陽叛。故曰難作。天下崩亂，非王公血誠不能安，苟

非其道，無爲禍先，』非應天順人。則禍已。李密問王霸之略，子曰：『不以天下易

一民之命。』易爲輕易之易。一民至細也。不可以天下之大輕小民之命。李密出，子謂賈瓊曰：『亂天下者，

必是夫也，幸災而念禍，愛強而願勝，神明不與也。』竟叛伏誅。子居家，

雖孩孺必狎，不威其使人也，雖童僕必斂容。不慢子曰：『我未見知命

者也。』命。天命也。德合於天。而心復於性。是謂知命。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孟子曰。盡其心則知性。知性則知天。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則命非性無能知者。文中子歎知性者尙少。故曰未見知命者也。

子曰：『不就利，不違害，不强交，不苟絕，』四者惟義所在。惟有道者能之

，有道子躬耕，或問曰：『不亦勞乎！』子曰：『一夫不耕，或受義

其饑，且庶人之職也。舜在畝畝，志存天下。聖賢躬耕，蓋職其俗。亡職者，罪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吾得逃乎？』不仕即農。四民何逃。子藝黍，登場歲不過數石，以供祭祀冠婚賓客之

酒也。成禮則止，子之室，酒不絕，用有節禮。不調。薛方士問葬，方士未見。子曰：

『貧者斂手足，富者具棺槨，孔子謂子路曰：斂手足形而葬。顏回有棺無槨。封域之制無廣也。古不封不樹。帝王陵

孔子謂不可不誌也。故封之。後代因有丈尺之制。不居良田，妨農。古者不以死傷生，不以厚為禮。』敬謂不敢無之。遠謂不敢有之。問

祭，子曰：『何獨祭也？亦有祀焉，有祭焉，有享焉。三者不同，古

先聖人，所以接三才之奧也。周禮：祭天曰祀，祭地曰祭。祭宗廟曰享。異其名音。神道幽奧，禮宜分也。分而接之則配天。而天人統和。達茲

三者之說，則無不至矣。』祭多名不出三才之奧耳。叔達俛其首，因問祭得天人之道。子曰：

『王猛有君子之德三焉，其事上也密，其接下也溫，其臨事也斷。』

猛字景略。爲符堅相。議赦而青蠅泄之密矣。兵至鄴而遠近帖然温矣。先黜尸素。然後舉賢斷矣。

或問蘇綽，子曰：『俊人也！』曰：

『其道何如？』子曰：『行於戰國可以強，行於太平則亂矣。』

蘇綽。字令綽。

●後周文帝時爲尙書。掌機密長於算術申韓之學。厚於用法。非正道。故曰太平則亂。

問牛弘，子曰：『厚人也！』

牛弘。字里仁。隋文時作相。宣勅而口不

能言。時稱其實重。故曰厚人。

子觀田，魏徵杜淹董常至，子曰：『各言志乎？』徵曰：

『願事明王，進思盡忠，退思補過。』

直而遂好諫。

淹曰：『願執明王之法，

使天下無冤人。』

誠而厲。常好平刑。

常曰：『願聖人之道行於時，

其勳。

常也無事

於出處。』

其靜。

子曰：『大哉！吾與常也，』

可與權。可與至。其道入性命矣。

子在長安曰

：『歸來乎？今之好異輕進者，率然而作，無所取焉。』

仁壽四年。在長安謁文帝。見公卿異端。輕率

文辭。不根道義。苟媚其主。使無所取治焉。遂歸。

子在絳，

絳州。

程元者因薛收而來，

元門人。未見。

子與之言六經

。元退謂收曰：『夫子載造彘倫，一匡皇極，微夫子，吾其失道左見

矣。』

晉尙虛言至南朝淫靡。左道變雅。天下遂亂。續經既造。人文乃正。

子曰：『蓋有慕名而作者，吾不爲也。』

虛名失實。

叔恬曰：『文中子之教興，其當隋之季世，皇家之末造乎？將敗

者，吾傷其不得用；

隋敗

將興者，吾惜其不得見；

唐興

其志勤，其言徵

，其事以蒼生爲心乎？

時門人千數。至卿相者十餘人。蓋蒼生受賜多矣。

文中子曰：『二帝三王，吾不

得而見也，捨兩漢將安之乎？

之往也。

大哉七制之主，其以仁義公恕統天

下乎？

仁。若文帝感縋索去肉刑。義。若武帝殺鉤弋防后族之亂。公。若明帝不許館陶求耶。恕。若章帝救楚王徙者是也。

其役簡，

仁也

其刑清，

義也

君

子樂其道，

公也

小人懷其生，

知也

四百年間，

高祖至獻帝四百年。

天下無二志，其

有以結人心乎？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舉也。『

禮樂者。王道淳則舉。頌雜道。故不及三代。

子曰

：『王道之駁久矣，

駁雜

禮樂可以不正乎？

禮論樂論。所以正之。

大義之蕪甚矣，

蕪蕪

詩書可以不續乎？

續詩續書。所以明之。

子曰：『唐虞之道直以大，故以揖讓終焉

舜直讓舜。大也。

必也有聖人承之，何必定法？

以聖承聖。何其常法之有。

其道甚闊，不可格於後

後若無聖。安能格及。

夏商之道直以簡，故以放弑終焉。

湯直伐桀。簡也。

必也有聖人扶之，

何必在我？我謂我君。其道亦曠，不可制於下，下若有姦臣。則無君之心難制矣。如有用我者，吾

其爲周公所爲乎？可以承則承。可以扶則扶。此周公之爲。子燕居，董常竇威侍，子曰：『吾

視千載已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

一謂堯舜湯武一歸於道也。公羊傳曰：周公何以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後之爲政，有所持循，

大備。謂設官分職。制禮作樂也。禮曰禮器。是謂大備。大備盛德也。後之爲政，有所持循，謂吾道

一本作修。吾視千載而下，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則一，而述作大明，謂吾道

漢史作循。吾視千載而下，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則一，而述作大明，謂吾道

之是也。述詩書作春秋。所以明周公也。禮曰：述者之謂明。後之修文者，有所折中矣，無位則修而取中焉。千載而下，有

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見也。時異事殊。千載而下，有紹宣尼之業者，吾

不得而讓也。當仁。子曰：『常也其殆坐忘乎？顏子坐忘。遺照。靜不證理，而足

用焉。靜。則本性也。本性則不待外徵物理而後致用也。知此則當其無有證之用。思則或妙，妙。謂幾微也。知幾其神。神妙萬物。不能思。故曰思則或妙。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門

人曰：『徵也至！』或曰：『未也。』門人惑，子曰：『徵也去此矣

，而未至於彼，』已離中賢之見。然未至上哲之性。或問彼之說，子曰：『彼，道之方也。

達者無方。未達者迷焉。故設之以方。使趨於彼也。必也無至乎？』待至彼然後見道。亦未為達者也。猶一隅以知三隅。是亦有隅也。大方無隅。而神無方。聖人與神道並行。無所至。無不至。

董常聞之悅，知道自至。門人不達，若房魏尚未至。彼安能無至。故不達。董常曰：『夫子之道，與

物而來，與物而去，致知在格物。物格然後知至。是以來而應之。若與俱來。去則忘之。若與俱去。道之應物如是。無方非至墮。惟幾妙乎。萬物則安能通其去來哉。來無

所從，去無所視。』去來既通。則何有來何有去。薛收曰：『大哉夫子之道，一而已矣

。』無所來去。混然圓神。若大術之一不可得而見。子謂程元曰：『汝與董常何如？』程元曰：『不

敢企常，常也遺道德，遺。猶忘也。遺大而無所遺。德高而無所德。是忘矣。元也志仁義，』志求仁則仁。志求義則義。無志則無得是

。子曰：『常則然矣，而汝於仁義未數數然也，』數數。頻也。其於彼有所至乎

？』由專至一。隅故也。子曰：『董常時有慮焉，』時。謂時中也。雖未能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然思則或妙。慮必時中。其餘則動靜

慮矣。』其餘。薛房魏輩。慮非時中。然會其有動靜。則慮之耳。猶顏回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子曰：『孝哉薛收！行無負

於幽明，』收父道衡。非辜見戮。收遁於首陽山以免。此行全幽明矣。子於是日弔祭，則終日不笑，哀求忘。或問王

隱，隱。字處叔。多知西都舊章撰。晉書文體淫漫。義不可解。世不其傳。

子曰：『敏人也！其器明，其才富，其學

瞻。』或問其道，子曰：『述作多而經制淺，其道不足稱也。』

器。謂才學。

而已若加之識。則三長具可以知道矣。

子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

壽字永祚。著三國志。善敘事。初王沈撰魏書。章

羅續成之。壽乃具吳蜀三國變史稱志。大抵簡略。存其大義。

謂范寧，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衆傳，

范寧。字武子。爲穀梁集解

謂左氏失誣。公羊失俗。穀梁失短。皆詰正於道耳。○詰。奚吉反。

子曰：『使陳壽不美於史，遷固之罪也；

史記。雜黃老之道

壯姦雄之詞。漢書又模範紀傳。愈加文飾。是史筆之罪也。

使范甯不盡美於春秋，歆向之罪也；』

劉向理穀梁。劉歆好左氏。各守

一家而不能貫聖經之本。是古學之罪也。

裴晞曰：『何謂也？』子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

繁而志寡，

但務廣記。而不原聖人教化之志。

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棄經而任傳，』

但爭衆傳。而

不原聖人權衡之法。

子曰：『蓋九師興而易道微，

淮南王聘九人明易者。撰道訓二十篇。號九師易。

三傳作而春秋散

，』

公羊高。穀梁喜。左邱明。皆孔子門人。

賈瓊曰：『何謂也？』子曰：『白黑相渝，能無微

乎？』

乎？

白黑渝正色。○渝。弋朱反。

是非相擾，能無散乎？

是非擾正道。

故齊韓毛鄭，詩之末也；

后著所傳爲齊詩。韓嬰所傳爲韓詩。毛鄭詩毛甚注。鄭玄箋也。

古今，孔安國家藏科斗尚書。以今文易之。劉歆別得古本。奏立古文尚書。

大戴小戴，禮之衰也。二戴因曲臺詁論於石渠。成禮記。戴德號大戴。戴聖號小戴。齊轅固生治詩爲博士。齊人宗之。魯由公漢初爲儒學。魯人宗之。於是齊魯詩。

詩失於齊魯，齊轅固生治詩爲博士。齊人宗之。魯由公漢初爲儒學。魯人宗之。於是齊魯詩。

知之乎？賈瓊曰：『然則無師無傳可乎？』子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聖性神受天。縱無師。苟非其人，道不虛行，道。人能弘。必也傳又不可廢也。』

得之枉已。所傳有限。所得無窮。故周公睡天下。仲尼自得之。仲尼師萬世。仲淹自得之。皆神契其道。不盡由師明矣。孟子曰：君子之深造於道也。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取諸左右逢其原。然學不可無師。而得之不由師也。

子謂叔恬曰：『汝不爲續詩乎？則其視七代損益，終慙然也。』七代見上。慙。昏也。慙。七困反。子謂續詩，可以諷，可以達，調時政達。下情。可以蕩，可以獨處。蕩。滌滌也。獨處無邪。出則悌，入則孝，上四德備矣。則孝悌。勸天地。感鬼神。多見治亂之情。治之情樂。亂之情哀。

子曰：『吾師也詞達而已矣。』聖人不煩文。惟達意而已。或問揚雄張衡，子曰：『古

之振奇人也，其思苦，其言艱，』揚雄作太玄經及蒼頡訓纂。沈默精思好學。奇字張衡。作渾天及地動儀。如揚雄之學。大抵好奇多艱苦。曰

：『其道何如？』子曰：『靖矣！』艱苦而奇。未足適變。蓋守靖而已。子曰：『過而不文，

不

文

不

不

過 犯而不校，有功而不伐，君子人哉！』子曰：我『未見見謗而喜，

聞譽而懼者。』子曰：『富觀其所與，與貧則仁。貧觀其所取，取於義則安。

達觀其所好，好賢則治。窮觀其所爲，爲善則生。可也！』四者可以知人。或問魏孝

文，子曰：『可與興化，』後魏元氏名宏始都洛陽修文物制度。銅川夫人好樂，

子之母。子始述方；伎術非事親。芮城府君重陰陽，子之兄也。爲芮城令。陝子始著曆日

；且曰：『吾懼覽者或費日也，』聖人與天地合德。安在推步陰陽。蓋以事兄之心始著子

謂薛知仁善處俗，知仁未見。處俗。謂能隨俗而處。以芮城之子妻之，子曰：『內難而能正

其志。』引明夷象辭。同州府君以之，文中子高祖名彥。爲同州刺史。內難未詳。子曰：『吾於天下，無去也

，無就也，惟道之從，從中道。

卷三

事君篇

房玄齡問事君之道，子曰：『無私。』問使人之道，曰：『無偏。』

曰：『敢問化人之道。』子曰：『正其心，』問禮樂，子曰：『王道

盛，則禮樂從而興焉，非爾所及也。』
仁義著。則王道盛也。樂者仁之聲也。禮者義之容也。必待明王乃可興。非今爾所及。 或

問楊素，子曰：『作福作威玉食，不知其他也。』
驕且吝不 房玄齡問郡縣

之治，
秦罷侯置守郡縣始於此。 子曰：『宗周列國，八百餘年；
列國。謂封建五等諸侯。 皇漢雜建，

四百餘載；
漢監秦亡之勢。雖無五等而雜封功臣宗室子弟。 魏晉已降，滅亡不暇，
魏晉已有封爵。然虛名無實。故滅於權臣之手。 吾不

知其用也，』
觀周漢之永。魏晉之促。其用可知矣。 楊素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疏

屬之南，
疏屬。山名。山海經云。枕汾水名管岑。 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廬在，可以避風雨；有

田可以具饘粥，彈琴著書，講道勸義，自樂也。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

，
素驕故以正規之。 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
終雖言以拒之。 子曰：『古

之為政者，先德而後刑，故其人悅以恕；
悅謂知德及我。恕謂知刑不得已而行。 今之為政者，

之為政者，先德而後刑，故其人悅以恕；

任刑而棄德，故其人怨以詐；怨謂不教我而致我犯。子曰：『古之從仕者養

人，今之從仕者養己。』歎反子曰：『甚矣！齊文宣之虐也。』北齊高洋以峻法御

下姚義曰：『何謂克終？』子曰：『有楊遵彥者，實掌國命，楊悟字遵彥文宣時爲

尙書。本史稱朝章國命一人而已。視民如傷，奚爲不終？』言有賢臣故不亡。竇威好議禮，子曰：『威

也賢乎哉！我則不敢。』威所好者禮之文耳。文中子不敢者禮之情也。夫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隋室禮壞賢威有心大抵治定而後議。今非其時。故

曰不北山丈人，山海經云北山之首曰單狐丈人無名氏。謂文中子曰：『何謂遑遑者，無急歟？

』子曰：『非敢急，傷時怠也，怠而不修。斯文喪矣。子曰：『吾不度不執，度德執用。不

常不遂。』得常遂行。房玄齡曰：『書云霍光廢帝舉帝。何謂也？』續書有霍光之事言廢

帝舉帝之事。光字子孟。先是武帝禮周公相成王圖以賜光。光盡忠輔之。昭帝崩。立昌邑王賀。賀有罪三千條。光廢之前立宣帝。續書云。大臣之義。載於業者有七。其一曰命。文中子曰。書有命遠矣。共有成敗於其間。天下縣之不

得。已而子曰：『何必霍光，古之大臣，廢昏舉明，所以康天下也。』

古若伊子遊河間之渚，隋河間郡。連涿水。今深州。河上丈人曰：『何居乎斯人也？』丈人。無名氏。居

•音姬•發
語之端
心若醉六經，目若營四海，何居乎斯人也？
文中子去之，薛

收曰：『何人也？』子曰：『隱者也！』收曰：『盡從之乎？』
訝子去之。

子曰：『吾與彼不相從久矣，
吾，吾道也。吾道自仲尼興荷篠丈人已來，不相從也。故曰久矣。至人相從乎？』
收

子曰：『否也！』
言至人有名而難名者也。今之隱者異於此。獨善一身，不以天下爲道。子在河上曰：『滔滔

乎！昔吾願止焉而不可得也，今吾得之止乎？』
聖人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昔常欲止而心猶有爲，故獻策於長安。今

道之不行，得以止矣。
故退居於河曲。
子見牧守屢易，曰：『堯舜三載考績，仲尼三年有成，

今旬月而易，吾不知其道。』
痛隋行秦苟且之政。薛收曰：『如何？』子曰：『三

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
諸侯稱邦。卿大夫稱家。立社稷。世奉其祀。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焉；
僭

通侯。無罪
國不除。不如是之亟也，
亟，猶速也。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

雖曰能之，末由也已。
末，莫也。賀若弼請射於子，發必中。
弼，字輔伯，平陳有武功爲總管。隋

主宴突厥人，使命之射。一發中的，命弼射。
一發亦中的，弼自矜善射，故請子觀。
子曰：『美哉乎藝也！』
六藝次二。目射。古君子志於道

，據於德，依於仁，而後藝可游也。」
言藝成而下。君子游之而已。
彌不悅而退，子謂

門人曰：『矜而懷，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彌竟諫死。
子謂荀悅，史乎史乎

！
悅。字仲豫。漢獻帝時侍講禁中。依編年體。著前漢紀三十篇。詞約事詳。申周制度。重言美之也。謂陸机，文乎文乎！
機。字士衡。作文賦及辯亡論。蓋有述作之志。復

風。皆思過半矣。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

則謹；
運。顧玄之孫。襲爵康樂公。性奢豪。曾爲永嘉太守。多遊山。不聽民訟。召爲侍中。稱疾不朝。此傲可見也。
沈休文小人哉，其文治，君

子則典；
沈約。字休文。始制音韻。好豔滑之辭。梁朝士人宗之。益務妍侈。此治可見矣。
鮑昭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

怨；
昭字明遠。爲宋臨江王參軍。有虛詞。而官不達。故多怨刺。淹字文通。爲宋建平王從事。有罪下獄上書。其言急皆猶可見矣。
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

其文怪以怒，
南史無吳筠。疑是吳均。文之誤也。均字叔庠。文體古怪。又疑是于筠。字元禮。爲文好押強韻。多而不精。一官一集。孔稚珪。字德章。與江淹對蒙文翰。而不肯。伏淹皆狂可見矣。

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
莊字希逸。善詞賦歌詩。傳於樂府。嘗作殷如諫。使融。字元長。文詞辨捷。長。屬

續。後坐罪誅。
此纖碎可見矣。
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
陵。字孝穆。陳後主詔冊。皆陵爲之。好

陵同爲學士。文體相夸。
時稱徐庾。此誕可見矣。
或問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
劉綽。字孝綽

儀。俱以才名顯。其舅王筠常稱孝綽云。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孝綽小名。蓋淫詞類。此語可見矣。

或問湘東王兄弟，子曰：『貪人

也，其文繁；

南齊世祖之子。湘東王名子建。與兄竟陵王子良。及隨郡王子隆。皆好文章。有集傳世。然志宜富貴。繁可見矣。

謝朓，淺人也，其文

捷；

朓。字玄暉。為齊新安王詔室。朓。字玄暉。為齊新安王詔室。朓。字玄暉。為齊新安王詔室。

江掇，詭人也，其文虛；

掇。字掇持。與隨後主為長夜之飲。掇。字掇持。與隨後主為長夜之飲。掇。字掇持。與隨後主為長夜之飲。

皆古之不利人也。

或喪身。或毀國。

子謂顏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

其文約以則。

詞簡約而理有法。則。是君子用心也。延之。字延年。宋時為侍郎。常言天下之務。當與天下共之。平生不持小節。不營財利。儉。字仲實。南齊時為尚書令。好禮學。文詞風流。自此

謝安。上宴命羣臣作樂。儉獨念封禪文。昉。字彥升。梁時掌文誥。累為太守。凡饋遺與親戚。以俸米散荒民。當世仕進。無不歷其門者。昉接引之。常言愛人之憂。樂人之樂。此心可見矣。

尚書召子仕

，
隋尚書署。天下吏。

子使姚義往辭焉。曰：『必不得已，署我於蜀。』

密歸遠以藏用。署。常恕反。

或曰：『僻。』子曰：『吾得從嚴揚游泳以卒世，何患乎僻？』

嚴君平。揚雄。

子曰：『吾惡夫佞者，必也愚乎？愚者不妄動，吾惡夫豪者，必也悖

乎？悖者不妄散。』

佞惑主豪誘衆。不。若愚恪守其分。

子曰：『達人哉山濤也！多可而少怪

。』

或曰：『王戎賢乎？』

戎。字濬仲。晉司空。

子曰：『戎而賢，天下無不賢

矣。』戎典選未嘗進矣。素近虛名。天下日爲膏肓之疾。及惡懷之。廢。又無一言以諫。但苟且簡靜。容身而已。實非賢。子曰：『陳思王可謂達理者

也。』曹植字子建。魏祖欲立爲太子。植不自離。飲酒晦。兄文帝疑情。日節。以求爲嗣。人不知子建嘗兄耳。子曰：『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

曰：『古之史也辯道，今之史也耀文。』約理明。變。問文，子曰：『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塞。』不通理。日塞。薛收問續詩，子曰：『有四名焉，有五志焉，何謂四名？一曰化，續大雅也。天子所以風天下也。二曰

政，續國風。蕃臣。比古諸侯。蕃臣所以移其俗也。三曰頌，續周殷。魯頌。以成功告於神明也，歌之樂府。享於宗廟。四曰歎，續變風。變雅。以陳誨立誠於家也。國異政家殊俗。詩人哀之歎之。所以吟詠於家。諷刺其上。使達此變。以懷舊俗也。

凡此四者，或美焉，嘉美。之。或勉焉，勉之。無足嘉則勉之。或傷焉，傷之。勉不得則傷之。或惡焉，不足惡也。語他事使聞。之自誠。是謂五志，皆志所之。子謂叔恬曰：『汝爲春秋元經乎？』

春秋元經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失則無所取衷

乎？

矣。」

衷中也。過師抑之。不及則勸之。皆約歸中道。

子謂續詩之有化，其猶先王之有雅乎？續詩之

有政，其猶列國之有風乎？

雅。合天下而言也。風。合郡縣而言也。

子曰：「郡縣之政，其異列

國之風乎？

列國變則懷其舊俗。郡縣變則惟新是圖。

列國之風深以固，其人篤。」

世修政教。故俗亦深厚。

曰：「

我君不卒求我也，其上下相安乎？

曰者。假列國之人爲言也。我君。謂天子也。言天子封建列國本求治也。上安其下。則下亦安其上。故云相安。

及其變也，

變風

勞而散，其人蓋傷君恩之薄也，而不敢怨。

薄謂不安。其下。

郡縣

之政悅以幸，其人慕，」

荷悅其民。幸於成功。故民亦擇善而慕之。

曰：「我君不卒撫我也，其臣

主屢遷乎？

此假郡縣之人爲言也。言我君不終撫吾民。使善政不久居。而屢易之乎。

及其變也。

變政

苛而迫，其人蓋怨吏

心之酷也，而無所傷焉，

吏苟一時急功。則政酷民怨。

雖有善政，未及行也，」魏徵曰

：「敢問列國之風變，傷而不怨，郡縣之政變，怨而不傷，何謂也？」

子曰：「傷而不怨，則不曰猶吾君也，

民君本國諸侯。亦猶諸侯君天子。

吾得逃乎？何敢怨

？
可逃避不

怨而不傷，則不曰彼下矣，

彼謂郡縣長下猶去也。言終替去。

吾將賊之，又何傷？

賊害之。

故曰三代之末，尙有仁義存焉。

邦家有社稷。

六代之季，仁義盡矣。

牧守無子。

孫故

何則？導人者非其路也。

不以王路使，人由之。

子曰：『變風變雅作，而王澤

竭矣；

周先王之澤。

變化變政作，而帝制衰矣；

漢諸帝之制。

子曰：『言取而行違，

溫彥博惡之；

彥博，大雅弟。正觀中，爲御史大夫。有才辯，官落僕射。

面譽而背毀，魏徵惡之；

二子正直同。

子曰

：『愛生而敗仁者，其下愚之行歟？

觸情亡性。

殺身而成仁者，其中人之行

歟？

強仁非安行。

遊仲尼之門，未有不治中者也。

殺身若子路結綬，蓋其中賢也。

陳叔達爲絳郡守

，下逋賊之令，曰：『無急也，請自新者，原之以觀其後。』

容其改過刑之未遑。

子聞之曰：『陳守可與言政矣，上失其道，民散久矣。』

隋季如周衰。

苟非君子

，焉能固窮？

小民窮則盜。

導之以德，懸之以信，且觀其後，不亦善乎！

容在德刑在信。

薛收問恩不害義，儉不傷禮，何如？子曰：『此文景尙病其難行

也，夫廢肉刑，害於義，

義象秋也。天不爲人惡突而變蕭殺之令。

損之可也。

刑不濫則損。

衣弋綈，傷乎

禮，禮象夏也。君不以小善卑當陽之義。中焉可也。不備下。則中。雖然，以文景之心爲之可也，不可格

於後。本心在愛民節用。不意其害。義傷禮。後王必稽中道。子曰：『古之事君也以道，不可則止；』直道

今之事君也以佞，枉道無所不至；』所至皆子曰：『吾於讚易也，述而不

敢論；述謂修之。論謂別立理。吾於禮樂也，論而不敢辯；論訟事而已。不敢辯與衷之極。吾於詩書也，辯

而不敢議；』辯治亂之事。不敢議其得失之由。或問其故？子曰：『有可有不可。』聖人立言。或微而顯。

曰：『夫子有可有不可乎？』子曰：『可不可，天下之所存也，我則存之者也。』夫經天下之公言也。故我續而存之者耳。非我自可否也。子問

居儼然，其動也徐，若有所慮；敦貌其行也方，短步也。若有所畏；禮恭其接

長者，恭恭然如不足；接幼者，温温然如有就；敬愛得中。子之服儉以潔，

無長物焉，長刺也。綺羅錦繡，不入於室。曰君子非黃白不御，黃白取白然絲色。婦人

則有青碧，』染之易者。子宴賓無貳饌，不重食必去生，味必適，適中果菜非

則有青碧，』染之易者。子宴賓無貳饌，不重食必去生，味必適，適中果菜非

其時不食。曰：『非天道也。』非其土不食。曰：『非地道也。』皆保真性

者也

鄉人有窮而索者。曰：『爾於我平取，無擾爾鄰里鄉黨爲也。』

索求

周禮五家爲鄉。五鄰爲里。

五州爲鄉。五族爲黨。

我則不厭，鄉人有喪，子必先往，旬旬敦

反必後。志哀

之言應而不唱，

問則應不唱始

唱必有大端，

人言所不及則唱之

子之鄉無爭者。

近易化

或問人

善，子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曰未嘗與久也。子濟大川，有風則止，

不登高，不履危，不乘悍，

悍馬

不奔馭，鄉人有水土之役，則具畚鍤

以往，曰：『吾非從大夫也。』

畚。草器。鍤。鐵也。非大夫則從行。畚。布付反。鍤。楚洽反。

銅川府君之喪，

父喪

勺飲不入口者三日，營葬具，曰必儉也。吾家有制焉，棺槨無飾

，衣衾而舉，帷車而載。

飾。謂漆飾也。衾。帷亡者生所御物。

塗車藟靈，則不從五世矣。

禮曰塗車藟靈

自古有之。孔子謂藟靈者善。謂備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

既葬之，曰：『自仲尼已來，未嘗無誌也。』於

是立墳高四尺，不樹焉。

孔子曰。我東西南北之人。不可弗識也。封之崇四尺。

子之他鄉，舍人之家，

舍於主人。

出入必告。既而曰：『奚適而無稟，言人動有所稟。萬春鄉社，所居鄉名。社祀句龍。子必與

執事，翼如也。』執俎豆之事。翼如，恭貌。芮城府君起家，起。為御史。將行，謂文

中子曰：『何以贈我？』子曰：『清而無介，清極則介。直而無執；』直而內執。曰

：『何以加乎？』子曰：『太和為之表，清而外和。至心為之內；直而內至。行之

以恭，守之以道；』恭外道內。退而謂董常曰：『大廈將顛，非一木所支也

。』言隋將顛，非御史可救。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

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為禮。』引古正今。子之族，婚嫁必具六禮。

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曰：『斯道也今亡矣，三綱之首不可廢，吾從古。』夫為婦之綱。

子曰：『惡衣薄食，少思寡欲，今人以為詐，我則好詐焉。不為誇衎

，若愚似鄙，今人以為恥，我則不恥也。』子曰：『古之仕也，以行

其道；道行於人。今之仕也，以逞其欲；厚己所欲。難矣乎！』難致太平。子曰：『吏而

登仕，勞而進官，非古也，其秦之餘酷乎？

周禮胥吏執事而已。非委之以政教也。春秋有功賞邑而已。非假之以名器也。秦政

酷。故用吏才

而官不授德。

古者士登乎仕，

士。謂後進也。從王命爲仕。

更執乎役，

力役

祿以報勞，官以授德

。祿及勞者。一身而已。官則爲天下設也。

子曰：『美哉公旦之爲周也！外不屑天下之謗，而私

其迹。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也。」

不屑。不介意也。迹。謂攝位也。曰者。假周公爲言也。

內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亂不作。

」遠道。制禮作樂也。公謂終復子明辟也。

深乎深乎！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

也，奉文武業，必存我身。所以寧國厚民。

故遷都之義，曰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

興，無德易以衰。

曰者。周公云也。卜洛樹宅。義不恃險。而在修德。

無功作五斗先生傳。

王績。字無功。子之弟也。不遇時。

則縱酒一飲五斗。自作五斗先生傳以見志。

子曰：『汝忘天下乎？』

言未能忘天下。

縱心敗矩，吾不與也。』

貴其敗人偷之法。

卷四

周公篇

子謂周公之道，曲而當，私而恕，攝政誅管蔡。曲而當也。代武王。管伯禽。私而恕也。其窮理盡性以至

於命乎？曲而當於理窮矣。私而恕於性盡矣。理則性。性則天。天則命。此所以爲聖也。子曰：『聖人之道，其昌也潛，其

弊也寢，潛寢者漸也。憂憂焉若寒暑進退，物莫不從之而不知其由也。』憂憂。循環不

絕貌。顯諸仁則民從之。藏諸用則民不知。豈爲我輩設。其放曠如此。子曰：『古之名理者，而不能窮也。』稽康。字叔夜。由壽舉之自代。廣絕交。其介局如此。阮籍字嗣宗。居喪用琴酒。且曰。禮

溫彥博問嵇康阮籍何人也？談名理不窮其變。或失於介。或失於放。曰：『

何謂也？』子曰：『道不足而器有餘，』道不通則介。故不足。器不執則放。故曰有餘。曰：『敢問

道器？』子曰：『通變之謂道，可以變執方之謂器。』可以方曰：『劉伶

何人也？』劉伶。字伯倫。性淡默。不交遊。以酒自樂。常攜壺使人荷鍾隨行。曰死則埋之。子曰：『古之閉關人也。』閉關。喻藏身

也。此世人所不能窺其闕闕。曰：『可乎？』曰：『兼忘天下，不亦可乎？』一身可忘也。天不可不兼忘。

曰：『道足乎？』曰：『足則吾不知也。』伶亦放而已。非中道。陳守謂薛生曰：『

吾行令於郡縣，而盜不止。夫子居於鄉里，而爭者息，何也？
陳守。叔達也。

薛生曰：「此以言化，行令示彼以心化。」
行道感陳守曰：「

吾過矣！」退而靜居，思行其三月盜賊出境。子聞之曰：「收善言！叔

達善德！」
二子同房玄齡問田疇何人也？子曰：「古之義人也，」
田疇。字子泰。

天下乎？
漢高祖廟奏武德。舞狀干戈。謂昭德之舞閑而泰，其和神定氣緩天下乎

？
漢文帝廟奏昭德。舞狀修太原府君曰：「何如？」子曰：「或決而成之，或

泰而守之，吾不知其變也。
凡帝道有成之者。有守之者。樂舞象形。其變在文武相須。噫！武德則功存焉，不

如昭德之善也，
功立一時而已。德必常守於萬世。且武之未盡善久矣，其時乎？其時乎？」

湯武革命。一時之功。
周行典禮。萬世之道。子謂史談善述九流，
司馬談為太史。故曰史談。九流。一儒家。二道家。三陰陽家。四法家。五名家。六墨家。七縱橫家。八雜家。九

農家。
遂。謂九流異道。猶五方知其不可廢，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長者之言哉？
殊俗。在致治者。因而利

文
中
子
中
說
卷
四

之。器而使之。故不廢而同歸於儒矣。長者言殊道無不容。無不通也。不應則容之。有弊則排之。非真儒通變。不能極此。何常之有。法弊則革。執其方，天下無善教；

偏執一隅。

子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

人謂真儒。

安得圓機之士，與之共言九流哉？

圓無執張機發必中。

安得皇極之主，與之共敘九

疇哉？』

九疇。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五皇極。六三德。七稽疑。八庶徵。九五福。皇極居九數之中。當主位也。

杜淹問崔浩何人也？子

曰：『迫人也，執小道，亂大經。』

崔浩。字伯淵。好星曆。及置君長生之術。蓋道小不知通儒之道。

程元曰：『

敢問幽風何也？』子曰：『變風也，』

幽。今爲邠。周始興之地也。變風自鄆至王黍離。

元曰：『周公

之際，亦有變風乎？』子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

成王聽流言之誚。非正風也。

成

王終疑，則風遂變矣。

倘金縢未開。則終疑周公。

非周公至誠，孰能卒之哉？』

發乎情。是至誠也。止

乎禮義。是卒正之也。

元曰：『幽居變風之末何也？』

幽詩何以幽在列國之後。

子曰：『夷王已下，

變風不復正矣。

夷王下堂而見諸侯。周始衰微。國風遂變。不復雅正矣。

夫子蓋傷之者也。

傷周

故終之以幽風

，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

周已變而以幽止之者。周公也。

歌幽曰周之

本也。七月陳王業后 嗚呼！非周公孰知其艱哉？王業艱 變而克正，危而克扶

，始終不失於本，其唯周公乎？繫之幽，遠矣哉！周公之詩。不繫周而繫幽者。正其本存乎遠也。

子曰：『齊桓尊王室而諸侯服，惟管仲知之，管仲。字夷吾。齊桓公伯諸侯。仲之力也。故曰知之。 荷秦

舉大號而中原靜，惟王猛知之；』前秦苻堅。得天下三分之二。故曰中原靜也。亦其相王猛之力。 或曰：『荷秦

逆。』東晉花而堅。僭號是逆。 子曰：『晉制命者之罪也，晉不能命方伯。使征不庭。 苻秦何逆？上順下達。曰逆。上

亂下抗非逆也。 昔周制至公之命，若策命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是至公也。 故齊桓管仲不得而背也；上順

晉制至私之命，惠帝已後。賂賂大行。天下謂之互市。 故苻秦王猛不得而事也；晉東遷。中國無主。秦乃抗號。 其應

天順命，安國濟民乎？是以武王不敢逆天命，背人而事紂；齊桓不敢

逆天命，背人而黜周；故曰晉之罪也，苻秦何逆？三十餘年，中國士

民，東西南北，自遠而至，猛之力也。』子曰：『苻秦之有臣，其王

猛之所爲一；見王猛功業。知秦有臣。 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爲乎？觀孝文治具。知魏有主。 中國

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

都洛邑興文物。

太原府君曰：「溫子昇何人也？」

子曰：「險人也，智小謀大，永安之事，同州府君常切齒焉，則有由也。」

溫子昇，字鸞舉，掌魏國文翰，性似靜而實深險，其後與元璋謀逆坐誅。永安，莊帝年號也。時魏國大亂，切齒，未詳。

子讀三祖上事，

讀魏書也。

曰：

「勤哉而不補也！」

見同州府君勤三帝跡也。

無謂魏周無人，吾家適不用爾。」

魏帝寶炬入關，依宇文

泰，字子覺，僭號稱周。

子之家廟，坐必東南向，自穆公始也，曰：「未忘先人之國。」

穆公亂自宋奔魏，自是廟座向東南。

遼東之役，子聞之曰：「禍自此始矣。」

熹帝大業八年，征遼二百萬衆，並陷，九年又

征之，由東漸亂，十年又征，天下遂喪。

天子不見伯益讚禹之詞，

益讚於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禹乃班師振旅，七旬苗格。

公卿不用魏

相諷宣帝之事，

漢宣帝使趙充國擊匈奴，魏相諫曰：臣聞恃大威者爲驕兵，兵驕者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王孝逸謂子曰：「天

下皆爭利棄義，吾獨若之何？」

利己曰利，利物曰義。

子曰：「舍其所爭，取其所棄

，不亦君子乎？」子謂賈瓊王孝逸凌敬曰：「諸生何樂？」賈瓊曰：

「樂閑居？」

退靜

子曰：「靜以思道，可矣！」王孝逸曰：「樂聞過

思益

子曰：『過而屢聞益矣。』凌敬曰：『樂逢善人。』子曰

：『多賢！不亦樂乎？』薛收遊於館陶，魏有館陶縣。適與魏徵歸，告子曰：『

徵，顏冉之器也。』徵宿子之家，言六經，踰月不出。及去，謂薛收

曰：『明王不出而夫子生，是三才九疇屬布衣也。』道兼天地。理通皇極。劉炫見子

談六經，唱其端終日不竭，炫字伯光。開皇中表乞與學校。然終日矜伐。為執政所抑。著五經正名十二卷行於世。子曰：『何其

多也？』炫曰：『先儒異同，不可不述也。』法傳異同。子曰：『一以貫之

可矣，爾以尼父為多學而識之耶？』天下何思何慮。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此尼父之學也。炫退，子謂門

人曰：『榮華其言，小成其道，難矣哉。』雖入尼父之門矣。凌敬問禮樂之本。

子曰：『無邪！』禮樂本乎情。情無邪。則貌恭而和。恭。禮也。和。樂也。凌敬退：子曰：『賢哉！儒也，

以禮樂為問。』賢其學正道。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漢高祖歌云。安得猛士

兮守四方。此不忘武備而心在雜霸也。秋風樂極哀來，其悔志之萌乎？』漢武帝歌云。歡樂極兮哀情多。此悔悟前過志形哀痛之詔也。子

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委不用詩書致滅。虛玄長而晉室亂，非

老莊之罪也；老莊存太古之教。非適時之典。晉賢蕩焉。故亂。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釋氏本空寂之法。

非化俗之原。梁主惑焉。故亡。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聖人非不知太古之機。空寂之性。然而應物致理。必有制焉。晉賢蕩

制也。故虛行者耳。或問佛，子曰：『聖人也，』聖人之寂滅者。曰：『其教何如？』

曰：『西方之教也。西方化外可行。非中國禮義之俗可習。中國則泥。泥。猶溺也。軒車不可以適越，

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越舟而不車。胡髮而不冠。古者夷不亂華。或問宇文儉，子曰：『君

子儒也，疏通知遠，其書之所深乎？儉事迹未見。銅川府君重之，豈徒然哉！

父之友，子遊太樂，樂署聞龍舟五更之曲，楊帝將遊江都宮。作此冊。瞿然而歸曰：『靡靡樂

也。紂作靡靡之樂。亡國之音也。作之邦國焉，不可以遊矣。』子謂姚義蓋官乎？官仕義

曰：『捨道干祿，義則未暇，』言陪仕人皆舍道。子曰：『誠哉！』信有或問荀彧

荀攸，子曰：『皆賢者也。』曰：『生死何如？』彧死攸生。子曰：『生以

救時，死以明道，荀氏有二仁焉。

或。字文若。佐魏祖有大功。或謂魏祖。宜加九錫。或曰。本起義兵。所以正朝安國也。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

魏祖聞之不悅。或飲藥而死。或從子攸。字公達。魏國初建參謀帷幄。舉事慎密。雖子弟不能知。魏祖嘗稱曰。苟令君之仁。苟軍師之智。又曰。令君舉善不進不休。軍師去惡不去不止。然或初仕漢。漢亡則死。攸獨仕魏。魏存則

生明道救時

皆謂仁矣。子曰：『言而信，未若不言而信；行而謹，未若不行而謹；』

賈瓊曰：『如何？』子曰：『推之以誠，則不言而信；』

心至誠。雖未言。人已知其必信矣。鎮

之以靜，則不行而謹；』

性復靜。雖未行。人知必謹。惟有道者能之。有儒道者能如此。楊素謂子曰

：『甚矣古之爲衣冠裳履，何樸而非便也？』

，不其深乎？』

有深

，如。盛貌。劍珮鏘如，皆所以防其躁也。

衣下曰裳。禮

帶劍示威。垂珮合

節。鏘如。響聲。

威重有節。則

躁無自入焉。

儼然人望而畏之。』以此防民，猶有疾驅於道者。今捨之曰：『不便，』

一。是投魚於淵，置猿於木也。

爲禮使人

非其道也。』

責素不以

禮引人。

別禽獸。

言仁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卒章云。憂心悄悄。愠於羣小。

子聞之

曰：『天實爲之，爲之何哉？』

此北門腐也。刺在不得志。煬帝任羣小。仁人憂之。言黃常不遇者。天也。

邳公好古物

蘇威封邳國公。

鍾鼎什物珪璽錢具必具，子聞之曰：『古之好古者聚道，

聚淳朴之

性。今之好古者聚財。』

聚珍異之器。

子謂仲長子光曰：『山林可居乎？』

子光註見上。

曰：『會逢其適也，焉知其可？』

會當其意。有所適則居之耳。不知其不可也。

子曰：『達人哉，

隱居放言也，』

任意所適達也。適在山林隱也。不知其可放也。

子光退。謂董薛曰：『子之師其至人

乎？死生一矣，不得與之變。』

極乎道爲至人。死生不變其道者一。實天下者也。

薛收問隱，子曰：『至

人天隱，

藏其天真。高莫魏湖。

其次地隱，

辟地山林。高身全節。

其次名隱。』

交。

結交。或曰：『簡。』

簡靜。

子曰：『所以爲能也。』

淡故。

或曰：『廣。

』

廣泛交。

子曰：『廣而不濫，又所以爲能也。』

泛愛中有擇。

子謂晁厝率井田之

序，有心乎復古矣。

晁厝說文帝曰。五口之家。服作者不過三人。能耕者不過百畝。古者一夫一婦。受田百畝。此井田之制也。文帝不能行。故漢致治不及三代。文中子惜其有復古

之心。賈瓊問續書之義，子曰：『天子之義，列乎範者有四：日制，

制。命也。秦

改命爲制。

漢因之。

曰詔，詔。令也。秦改令爲詔。漢因之。

曰志，志謂帝王有志於治道。而未形乎制詔者也。

曰策，求直言而箴慮之。

大臣之義

，載於業者有七曰：曰命，爵命，曰訓，師訓，曰對，奏對，曰讚，褒讚，曰議，

評議

曰諫，嚴諫

文中子曰：『帝者之制，恢恢乎其無所不容。

恢恢如天

容物。其有大制，制天下而不割乎？

子曰：大制不割。割。分列者也。

其上湛然，其下恬然

漢恬皆

天下之危，與天下安之；天下之失，與天下正之；

凡舉一事，必以天下同之。

千

變萬化，吾常守中焉，

吾常假帝制，自謂也。

其卓然不可動乎？其感而無不通乎？此

之謂帝制矣。』

言二帝之典。三王之誥。兩漢之記。皆同制矣。

文中子曰：『易之憂患，業業焉，孜孜焉，其畏天憫人，思及時而動乎？』

遠矣！吾視易之道，何其難乎？』

難知。業業畏天。孜孜憫人。易者天人。以時而動也。

繁師立曰：『

可也，

乾乾。勤學不難。

視之不臧，我思不遠，

越公聘

子，子謂其使者曰，『存而行之可也。』

又舉詩勉之。使勤學易。此載馳籍云也。言汝不思善道則已。在我思之不爲遠。姑存此聘禮即可。非得聘資之實也。

歌于皐而遣之，

文中子中說 卷四

千載·衛詩·美
臣子多好善

既而曰：『玉帛云乎哉？』

果求賢不
在虛飾

子謂房玄齡曰：『好成者

，敗之本也；願廣者，狹之道也；』

欲速不
達

玄齡問立功立言何如？子曰

：『必也量力乎？』

量力相
時

子謂姚義可與友，久要不忘；賈瓊可與行事

，臨難不變，

相友貴久臨
事貴斷

薛收可與事君，仁而不佞；董常可與出處，介如

也；』

事君貴正出
處貴潔

子曰：『賤物貴我，君子不爲也。』

賈誼曰·小智自
私·賤彼貴我

好奇尙恠

，蕩而不止，必有不肖之心應之。』

理使之
然

薛宏請見六經，

薛宏未見·經
續經也

子

不出，門人惑。子笑曰：『有好古博雅君子，則所不隱。』

言安非好
古者

子

有內弟之喪，

內表
弟

不飲酒食肉，郡人非之。』

非其過
禮

子曰：『吾不忍也，』

賦載馳卒章而去。

鄭國詩卒章云·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
所思·不如我所之·此言我自忍而然

鄭和

未見

譜子於越公曰

：『彼實慢公，

彼謂文
中子

公何重焉？』

越公使問子，子曰：公可慢則僕得

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越公待之如舊，

理儘
也

子曰：『我未見勇者。』或曰：『賀若弼。』子曰：『弼也戾，焉得

勇？』勇於義曰勇。勇於力曰戾。李密問英雄，子曰：『自知者英，自知故能自勝者雄。』

自勝故能勝人。問勇，子曰：『必也義乎？』凡勇不得其宜，皆勃戾耳。賈瓊曰：『甚矣！天下之

不知子也。』子曰：『爾願知乎哉？姑修焉！天將知之，况人乎？』孟子

曰：盡心者知其性也。知性則知天。言聖人知天。則天亦知之聖人。賈瓊清六經之本，曰：『吾恐夫子之道或墜也。』

子曰：『爾將爲名乎？有美玉姑待價焉。』待明玉出。當自求行之。楊立感問孝，

子曰：『始於事親，終於立身。』言爾父不陷不義。則爾身可立矣。問忠，子曰：『孝立則

忠遂矣。』楊素賢則隋不亂。

卷五

問易篇

劉炫問易，子曰：『聖人於易，沒身而已，况吾儕乎？』聖人終身立易中。劉炫但熟易之文。

而不知易
在身也。

炫曰：『吾談之於朝，無我敵者。』

但談易文。自謂無敵。

子不答，退謂門人

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此所謂易在身。

魏徵曰：『聖人有

憂乎？』子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乎？』問疑，子曰：『天下皆

疑，吾獨得不疑乎？』徵退。子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

盡性吾何疑？』

憂疑出乎情耳。情者性之欲也。聖人性不憂，而人以爲憂者，以天下之情爲憂也。聖人性無疑，而人以爲疑者，以天下之情爲疑也。故聖人應物以迹，復性以心。義終下文。

常

曰：『非告徵也，子亦一而言乎？』

前云有憂疑。後云無憂疑。是二言。

子曰：『徵所問者迹也

，
舉天下物情之動。而聖人應之曰迹。

吾告汝者心也，

以一性之本。合乎天命曰心。

心迹之判久矣，

判。分也。自周公已來心迹分。故曰久矣。夫

堯禪舜。舜禪禹。以心言之。則一也。其所以禪之者。迹也。湯伐桀。武王伐紂。以堯舜之心言之。亦一也。其所以伐之者。迹也。周公仲尼之心。與堯舜湯武同中而迹不應乎天下。蓋時異耳。使周孔居禪之時，則舜禹也。居伐之時

則湯武也。文中子不得其時。兩存心迹。聖矣哉。

吾獨得不一言乎？』

言周公仲尼於易。已二言矣。

常曰：『心迹固殊乎

？』

子曰：『自汝觀之則殊也，

自爾。猶言自彼也。以彼觀我。則心迹固殊。

而適造者不知其

殊也？

適造。謂我適於道。乘時而用。則安知心與迹果殊哉。

各云當而已矣。

當謂樞義所在。不必執乎心。執乎迹。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各當而已。

則夫

二未違，一也。言則二。道則一也。若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先後則二。而其不違時一也。

李播聞而歎曰：『大哉』

乎一也！李播亦門人。求見傳。天下皆歸焉，而不覺也。聖人之道。常存於天下。然文中子出非其時。故天下生民不覺也。孟子稱伊尹曰。

天之生民。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程元問叔恬曰：『續書之有志有詔，何謂也？』叔恬以告

文中子，子曰：『志以成道，言以宣志，道出乎志也。雖未詔天下而其言已宣。故曰志。詔其見王者

之志乎？詔行天下。則志可見矣。其恤人也周，其致用也悉，一言而天下應，一令而

不可易，恤人故皆應。悉用故不改。非仁智博達，則天明命，其孰能詔天下乎？言詔如是之大。

叔恬曰：『敢問策何謂也？』續書有子曰：『其言也典，其致也博，憫

而不私，憫世病不私諱過。勞而不倦，勞心問賢不倦聽。其惟策乎？若漢武帝策董仲舒。子曰，『續書之

有命，邃矣！天爵人爵。皆為命也。遂者言非止君命。抑亦天命之耳。其有君臣經略當其地乎？命其地必有經略。其有

成敗於其間，天下懸之，不得已而臨之乎？言命之所歸。不得已而當之。進退消息，不

失其幾乎？經略如此。道甚大，物不廢，高逝獨往，中權契化，自作天命乎

『天下懸於己。故曰自作天命。』**文中子曰：**『事者，續書有其取諸仁義而有謀乎？雖天子

必有師，事由師謀而成。然亦何常師之有？惟道所存，以天下之身，受天下之

訓。言不惟師也。天下之人。有善皆可從。得天下之道，成天下之務，民不知其由也，其惟明

主乎？』民間之事。君皆行焉。民亦不知其君得善之由。**文中子曰：**『廣仁益智，莫善於問，續書有乘事

演道！莫善於對，續書有非明君孰能廣問，非達臣孰能專對乎？其因宜

取類，無不經乎？』經營洋洋乎晁董公孫之對。』晁盾對董云。三王臣主俱賢。合謀相輔。莫不本於人情也。董仲舒對董曰

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治之大用也。此三對。皆洋洋然得王道大綱。』**文中子曰**

：『有美不揚，天下何觀？君子之於君，贊其美而匡其失也，續書有所

以進善不暇，天下有不安哉？』言無不安。**文中子曰：**『議其盡天下之心乎

？』續書有昔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衢室之間，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

也。合宮總章。皆明堂異名也。衢室。當衢為室。堯開衢室。聽於民也。大哉乎并天下之謀，兼天下之智，而

理得矣，我何爲哉，恭己南面而已，」言黃帝堯舜得天 子曰：「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言道之難進也，故君子思過而預防之，所以有誠也。下謀議爲理。

有誠切至指切而不指，評勤而不怨，曲而不詔，直而有禮，其惟誠乎？」勤

委曲以子曰：「改過不悛，無咎者善補過也。古之明王，詎能無過，拳

從諫而已矣。續書有故忠臣之事君也，盡忠補過，君失於上，則臣補於

下；臣諫於下，則君從於上，此王道所以不跌也。不差取泰於否，易

昏以明，非諫孰能臻乎？」言遂事亦可諫。文中子曰：「晉而下，何其紛紛多

主也，紛不一吾視惠懷傷之，惠帝政由賈后。爲趙于倫所篡。懷帝蒙塵於平陽。爲劉聰所害。捨三國將安取志乎？

三國各有平天下之志。此又明續書有志。三國何其孜孜多虞乎？雖有志而無制。吾視桓靈傷之，漢桓帝諱志梁。冀

靈帝諱宏。黃巾賊起。董卓作亂。捨兩漢將安取制乎？七制之主。可以垂法。此又明續書有制也。子謂太和之政近雅矣，

太和初。魏孝文帝年號也。郡洛陽。文物始備。故曰近雅。一明中國之有法。中國久已定主。孝文立二十餘年。造明堂。祀園丘。置職制。定律令。舉兵百萬伐江南。其後宣此孝明皆能修

大和之政。是中國之法也。

惜也不得行穆公之道。

穆公虬子之祖。自江南來奔。太初八年始仕焉。虬虢王肅及闕則。未幾。孝文崩。虬亦卒。惜其道未及行也。

程

元曰：『三教何如？』

儒老

子曰：『政惡多門久矣。』

教不一。則政多門。

曰：『廢

之何如？』子曰：『非爾所及也。』

聖賢出則異端自去。非濟能廢也。

真君建德之事，適足推

波助瀾，縱風止燎爾。

真君。後魏太武年號也。時崇道教。毀佛法。建德。後周武帝年號也。毀釋老二教。隋公輔政時。更興之。是暫廢而愈盛。若波瀾風燎耳。

子

讀洪範讜議，

安康獻公撰。皇極讜議。

曰：『三教於是乎可一矣。』

洪範五皇極者。義貫中道爾。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人者天地萬物中和之物也。教雖三而人則一矣。

程元魏徵進曰：『何謂也？』子曰：『使民不倦。』

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

賈瓊習書，至郵懌之事，問於子曰：『敢問事命志制之別。』

郵懌王莽時上書曰。漢祚久長。神器有命。不可虛受。上天垂戒欲悟。陛下宜即臣位。莽怒。責懌令稱病。懌罵曰。所言皆天命也。非狂人造焉。莽終不敢。害事者謂行事之迹也。命者謂事應天命者也。志者謂志蘊於心也。制者謂志行於禮義者也。

子曰：『制命吾著其道焉，志事吾著其節焉。』

道兼天下。節守一身。

賈瓊

以告叔恬，叔恬曰：『書其無遺乎？』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其道之謂乎？』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其節之謂乎？』子聞

之曰：『凝其知書矣。』子曰：『事之於命也，猶志之有制乎？非仁

義發中，不能濟也。』事與志發乎中。命與制形於外。子曰：『達制命之道，其知王公之

所爲乎？其得變化之心乎？』已形於外。則心可知矣。達志事之道，其知君臣之所難乎

？其得仁義之幾乎？』發於中。則幾可得矣。子曰：『處貧賤而不懾，可以富貴矣；

無限獲必不驕矜。僮僕稱其思，可以從政矣；恩及賤况巨民乎。交遊稱其信，可以立功矣；』

推而廣於天下。子曰：『愛名尚利，小人哉？未見仁者而好名利者也。』譏時賈

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詩氓篇卒章也。言必反復。思其所行之道。苟不思則已矣。

子見緘經而哭不輟者，遂弔之，問喪期，曰：『五載矣！』子泫然曰：

先生之制，不可越也。喪不可過。必俯而就之。○纒。七迴反。經。往結反。楚公問用師之道，子曰：『

行之以仁義。』必也至仁伐不仁。○火義誅不義。曰：『若之何決勝。』音仁義何能勝兵。子曰：『莫如

仁義，過此敗之招也。』費其知勝人以力。不知勝人以道。子見耕者必勞之，慰勞見王人必俛

之，免僻儂鄉里不騎，不騎雞初鳴，則盥漱具服。內則事父母禮。盥。古綏反。銅川夫人有

病，子不交睫者三月，人問者送迎之，必泣以拜。喜懼子曰：『史傳

興，而經道廢矣；若史記先黃老。後六經。是廢也。記註興，而史道誣矣；若裴松之註。三國志。反費。壽是誣也。是

故惡夫異端者。』述之前反薛收曰：『何爲命也？』子曰：『稽之於天

，合之於人，謂其有定於此，而應於彼，天時人事稽合曰命。此人事也。彼天時也。知人而不知天。與知天而不知人。皆非知命也。

故君子修性以合天理。所以定命矣。易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獨能致之。故委曲折旋。無以逃其吉凶矣。非君子孰能知而畏之乎？知天命。畏天命。惟君子。非聖人孰能至之哉？

薛收曰：『古人作元命，其能至乎？』元命苞易。書也。子曰：『至矣

』易者。性命之書也。知易則至命。賈瓊曰：『書無制而有命，何也？』魏而下續書無制而有命。子曰：

『天下其無王而有臣乎？』漢制以亡獨臣。尙能稟命耳。曰：『兩漢有制志，何也？』子

曰：『制其盡美於卹人乎？』漢七主本以憂民而作制。志其懃德於備物乎？』漢末德不備。尙有志而已。

曰：『制其盡美於卹人乎？』漢七主本以憂民而作制。志其懃德於備物乎？』漢末德不備。尙有志而已。

薛收曰：『帝制其出王道乎？』問漢制出三王之道否乎。子曰：『不能出也，後之帝

者，非昔之帝也，昔之帝者以道。若三王是也。後之帝者以名。若秦始兼帝而稱是也。其雜百王之道而取帝名乎？其

心正，其迹譎。鄙人之心則正。稷卨之跡則譎。其乘秦之弊，不得已而稱之乎？天下已熟秦稱皇帝之名。故漢因之。

政則苟簡，董仲舒曰。秦為苟簡之文。豈若唐虞三代之純懿乎？二帝三王名實稱。是以富人則

可，典禮則未。漢富民之術可稱。長世之禮未備。薛收曰：『純懿遂亡乎？』疑二帝三王之子

曰：『人能弘道，焉知來者之不如昔也。』後來聖人生則道弘矣。安知其無純懿之時耶。子謂李靖智

勝仁，程元仁勝智，五行之秀有偏。故五常之性有勝。若木性多。水性少。則仁勝智推此為然。子謂董常幾於道，可使

變理。五常具則庶幾乎聖道。通變之謂道。故曰變理。賈瓊曰何以息謗？子曰：『無辯！』勿與小人辯明。曰：

『何以止怨？』曰：『無爭！』勿與小人爭理。子謂諸葛王猛，功近而德遠矣

一時盡其國。為功雖近。然謀及身後。為德遠。子在蒲，蒲古中都之地。隋為河中郡。聞遼東之敗，大業八年。九軍虜陷。謂薛收曰：

『城復於隍矣，』易泰卦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其命亂也。賦兔爰之卒章。王國詩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卒章云。我生之後。逢此百凶。

歸而善六經之本，日以侯能者。俟百姓與能者行之。子曰：『好動者多難，楊帝如此。小

不忍，致大災。』隋文如此。子曰：『易，聖人之動也；於是乎用以乘時矣

• 易。變易也。功業見乎變吉凶。生平動。變動者。聖人適時之用也。無變則功不可大。故因二以濟無動。則吉不先見。故悔幾成務。存時効動易可知焉。

故夫卦者，智之鄉

也，動之序也。』爻在卦如人居鄉。遂位而動。是其次序。薛收曰：『智可獨行乎？』言卦為智鄉。則謂智可獨行。

子曰：『仁以守之，智不以仁。則易失之賊。不能仁則智息矣，安所行乎哉？』不能仁雖智無用。

子曰：『元亨利正，運行不匱者，智之功也。』元。仁也。亨。禮也。利。義也。正。信也。運之以智。五常成功。

子曰：『佞以承上，殘以御下，誘之以義，不動也。』凡佞人殘人。不可以義誘。董常

死，子哭之，終日不絕。門人曰：『何悲之深也？』曰：『吾悲夫天

之不相道也，董常弱冠而死。門人。亞聖者也。死後無人助行周孔之道。之子沒，吾亦將逝矣。天喪斯文。我必不久生。明王

雖興，無以定禮樂矣。』後唐太宗議禮樂。房魏自言不備。子讚易至序卦曰：『大哉！時之

相生也，達者可與幾矣。』序卦輪衍六十四卦也。時行時止。生生不窮。達則至之。故曰幾也。至雜卦曰：『旁行而

不流，守者可與存義矣。」

離卦止說一卦也。守則終之。故曰義矣。

子曰：『名實相生。利用相

成，是非相明，去就相安也。』

名內實生。實由名顯。此謂相生。利在有用。用則成利。此謂相成。是未果是有非然後明此。謂相明去不安則就。就不安則

去。此謂相安。已上皆因贊易而言也。

賈瓊問太平可致乎？子曰：『五常之典，三王之誥，兩

漢之制，粲然可見矣。』

古道備在方冊。行之可致。顏子曰：舜何人也。余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

文中子曰：『王澤竭

而諸侯仗義矣，

續詩所以明此變也。

帝制衰而天下言利矣。』

續書所以救此失也。

文中子曰：『

強國戰兵，

惟恃力爾。

霸國戰智，

不戰而屈人之兵。在智。

王國戰義，

禁民爲非不獨任智。

帝國戰德，

仁者無敵

於天下。德可知矣。

皇國戰無爲。

神武而不殺。安見其有爲。

天子而戰兵，則王霸之道不抗矣，

戰不以智與義。則

道不能舉。

又焉取帝名乎？

道不抗。雖名存何取。

故帝制沒而名實散矣。』

此言名實散則元經必爲行其法也。

子曰

：『多言，德之賊也；

有德則不言。

多事，生之讎也；

保生者少事。

薛方士，

求見傳。曰：

『逢惡斥之，遇邪正之，何如？』子曰：『其有不得其死乎？』

責其大剛也。若暴虎憑

河。子路終死。

必也言之無罪，聞之以誠。』

言逢惡遇邪。當諗諫喻之。孔子曰。諫有五。吾從其諷。

或問韋孝寬，

韋叔裕·字孝寬·

後周武帝臣也·

子曰：『幹矣！』

北齊攻雍州·孝寬守之不下·齊桓歸憤而崩·此幹事而已·

問楊愔，

楊愔·字遵彥·北齊文宣帝之臣也·○愔

於謝

反·

子曰：『輔矣！』

愔以朝章國令爲務·不幹小事而已·故可稱輔相之器·

字文化及問天道人事如何？

化及隋右將軍述之子也·

煬帝幸江都·化及弑逆·

子曰：『順陰陽仁義，如斯而已。』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天人相與則一

●故君陽臣陰·陽爲仁·陰爲義·此人事所以一天道也·化及有無君之心·故云守仁義以戒之爾·

賈瓊爲吏以事楚公，

將行

謂三公府皆曰署吏未君命·故云事楚公·

將行

，子餞之，瓊曰：『願聞事人之道。』子曰：『遠而無介，

恭而遠之無傷介·就

而無詔，

泄就其身·不荀言貌·

汎乎利而諷之，無鬪其捷·

身誦之·』子曰：『終身行之可也·』

不惟事人也·處世盡宜然·

子曰：『元終其正名

乎？』

正帝名·皇始之帝，徵天以授之也·

晉宋之王，

近於正體，

東晉至劉宋·中國無真主·則江南以爲正體·故曰近·

於是乎未忘中國，

穆公之志也

；

晉陽穆公作政大論·言帝王之道·元經所以帝元魏而斥齊梁·蓋其志也·

齊梁陳之德，斥之於四夷也；以明中國之

有代，太和之力也；

後魏孝文太和元年·宋恭楮王元徽五年也·時江南齊替中國始尊·

子曰：『改元立號，非古

也。後文帝始改中元。後元年號。其於彼心自作之乎？彼漢以心自改之。可也。非古也。或問：志意修，驕富

貴，道義重，輕王侯，如何？此荀卿子言也。下句云。內省而外物輕矣。子曰：『彼有以自守也，

』處士橫議。非天下公言自守。此說而已。凡聖人之道。無所驕。無所輕。薛生曰：『殤之後帝制絕矣，元經何以不興

乎？』和帝在位十歲。竇憲不軌。殤帝二歲。鄧后臨朝。且此時漢制已絕。何爲於此。不續元經以振王法乎。子曰：『君子之於帝制，並心

一氣以待也。以待其復。與也。傾耳以聽，拭目而視，待之極也。故假之以歲時，自殤和綿至桓靈

假歲時而終不復興。桓靈之際，帝制遂亡矣；曹操舉兵。吳蜀繼作。孝獻禪魏。漢制乃絕。文明之際，魏制其未成

乎？魏文帝明帝未能平吳蜀。一制天下。太康之始，書同文，車同軌。晉武太康元年平吳。天下同一。君子曰：

『帝制可作矣，而不克振。太康三年。劉毅比帝爲桓靈。蓋帝制草大壞矣。故永熙之後，君子息心焉

。』太康十一年。武帝崩。楊駿矯詔輔政。改元永熙。賈后殺駿。天下大亂。元經於是不得已而作也，上無王法

。故君子作賞罰以戒亂臣賊子。豈好辯哉。誠不得已也。文中子曰：『春秋作而典誥絕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然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元經興而帝制亡矣。』元經作於續書續詩之後。文中子曰：『諸侯不貢詩，古者列國歌頌。皆貢於王。皆魯

季生行父。請命於周是也。

天子不採風，

古有採詩之官。

樂官不達雅，

古為詩變為歌，以合雅道。

國史不明變，

國史明乎得失。

之迹。

嗚呼！斯則久矣，

自仲尼沒。詩有空文而其實廢矣。

詩可以不續乎？

漢而下。風化不傳於詩。故君子不可不續。

卷六

禮樂篇

子曰：『吾於禮樂，正失而已，

正禮樂沿革之文而已。

如其制作，以俟明哲，必也崇

貴乎？

王道盛則可以制禮作樂。明哲君子。必得公輔崇貴之位。乃助成王道也。

賈瓊薛收曰：『道不行如之何？』子

曰：『父母安之，兄弟愛之，朋友信之，施於有政，道亦行矣，奚謂

不行？

亂世道不能濟天下。則修身以正家可矣。

子謂任薛王劉崔盧之昏，非古也，何以視譜？

古者氏族家譜。所以標門地。譜昏姻也。任姓出黃帝六代孫大壬。薛姓出黃帝六代孫奚仲居薛。此二姓同譜。王姓出舜之後。封於劉。至漢有王於齊者。號王劉。此二姓同譜。崔姓常譽姜源之後。居崔邑。盧姓亦姜姓之後。居盧國。此二姓同譜。皆古禮不通昏也。

文中子曰：『帝之不帝久矣。』

百王稱帝者。相沿前代號也。自秦始皇始。故曰不帝久矣。

王老逸

曰：『敢問元經之帝，何也？』

三代稱王。故春秋書王以尊天子。稟正朔也。漢稱帝。則元經書帝以尊中國。而明正統也。

子曰：『

絜名索實，此不可去。舉後帝之名者。貴存前帝之實也。中國天子。不可去此號。其爲帝，實失而名存矣。

實。道也。名空號耳。或問謝安，子曰：『簡矣！』謝安。字安石。爲東晉相。處富貴而獨退靜。破苻堅而無喜色。終優游東山。此簡可見矣。問王

導，子曰：『敬矣！』王導。字茂弘。事晉元明成三帝爲相。每進爵必拜元帝山陵。此恭可見矣。問溫嶠，子曰：『毅

人也。』嶠。字太真。與王導平王敦蘇峻之亂。皆有功。利鎮武昌。聞國難。泣涕率兵來赴。天子留嶠輔政。嶠讓王導。此果毅可知矣。問桓溫，子曰：『智

近謀遠，鮮不及矣。』溫。字子元。爲晉將軍。破李勢平苻健。有功爲大都督。又北伐不已。爲慕容垂所敗。歸而潛有篡志。此智近謀遠之驗。賈瓊問羣

居之道，子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外雖同而內必正。內雖異則外無傷。此中庸者乎。曰：『可

終身而行乎？』子曰：『烏乎而不可也。』烏。何也。古之有道者，內不失真

，而外不殊俗，夫如此故全也。』知道。可與適道者也。不失真。可與立者也。不殊俗。可與權者也。三者備何往不全。繁師立

曰：『敢問稽古之利。』子曰：『執古以御今之有乎？』今之有利者皆古有之矣。故必稽古。

子曰：『居近識遠，處今知古，惟學矣乎？』孔子曰。吾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子曰：『

恭則物服，儼然入望。而畏之。愨則有成，先誠其意。平則物化。』無私於物。子曰：『我未

見平者也。隋政多私。或曰：『君子仁而已矣，何用禮爲？』子曰：『不

可行也。』行仁必以禮節之。或曰：『禮豈爲我輩設哉？』阮籍云。子不答，旣而謂薛

收曰：『斯人也，旁行而不流矣，旁行一隅。不知流通之變。安知教意哉？』有若謂先

王之道斯爲美也。有若。孔。子弟子。文中子曰：『七制之主，道斯盛矣。』七制。註見上。

薛收曰：『何爲其然？』子曰：『嗚呼！惟明王能受訓。』續書有訓。收曰

：『無制而有訓，何謂也？』子曰：『其先帝之制未亡乎？大臣之命尙

正也？若武孝之制未亡。靈光之命尙正。則可以訓前漢諸帝也。光武之制未亡。桓榮之命尙正。則可以訓後漢諸君也。無制而有訓，天下其無大過

矣。否則蒼生不無大憂焉。』若昌邑王不廢。東海王不讓。則必有兵爭起而生民憂焉。薛收曰：『讚其非古

乎？』續書有讚。子曰：『唐虞之際斯爲盛，大禹皋陶所以順天休命也。』

益贊於禹。又本陶日贊贊襄哉。文中子曰：『議！天子所以兼采而博聽也，續書有議。唯至公之主

，爲能擇焉。』公朝共議。擇善而從。文中子曰：『誠其至矣乎？續書有誠。古之明王，敬

慎所未見，悚懼所未聞，刻於盤盂，盤銘云。德日新。荀子曰。君者盤也。水者民也。盤圓則水圓。君者盂也。孟方則水方。勸於

几杖，杖銘云。扶危定傾。皆戒也。居有常念，動無過事，其誠之功乎？常念日新扶危之戒。自無過。薛

收曰：『諫其見忠臣之心乎？續書有諫。其志直，其言危。』志直。若周昌云。口不能言。心知不可是也。

言危。若樊噲云。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是也。不迫。若賈誼曰。今之進言者。皆云天下治。臣獨以為不危也。非思未是也。知命為知其君。可諫則諫。進退不違天命也。狡乎逆上，吾不與也。』校謂志不

乎？不迫。若賈誼曰。今之進言者。皆云天下治。臣獨以為不危也。非思未是也。知命為知其君。可諫則諫。進退不違天命也。狡乎逆上，吾不與也。』校謂志不

順。故曰逆。賈瓊曰：『虐哉漢武，未嘗從諫也。』子曰：『孝武其生知

之乎？雖不從，未嘗不悅而容之。』子言漢武大體。生知不田人諫而理也。若初即位。崇太學。立明堂。黜百家。筆賢良。雄才大略。此皆天縱也。如

汲黯之許。方朔之滑稽。雖未聽。亦能容之矣。故賢人攢於朝，直言屬於耳，斯有志於道，故能知悔

而康帝業，賢人。若仲舒申公枚昂相如嚴樂輩是也。此數子每大臣矣事。則皆辯論之。是攢於朝。屬於耳也。晚年下詔覺用兵之悔。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是知悔而帝業康也。可不謂

之有志之主乎？』續書所以有志。子曰：『姚義之辯，李靖之智，賈瓊魏徵之

正，薛收之仁，程元王孝逸之文，加之以篤固，七子各得一長。更能敦篤則固。申之以禮

樂，可以成人矣。」

既固矣。必能成之。禮樂通才。然後及也。

子謂京房郭璞，古之亂常人也。

京房

●字君明。習災變之學。以卦直日用事。木姓李氏。而輒自推律。改爲京氏。郭璞。字景純。好陰陽算術。被髮衝刀。竟坐誅。二子並垂正經亂人論者也。

子曰：『冠禮廢，天下

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

士冠。昏禮。二十而冠。三十而昏。成人正家。不可廢也。亦言士喪祭禮也。孟子曰。未有仁

喪禮廢，天下

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

而遺其親也。又曰。祭必自其祖。

嗚呼！吾末

如之何也已矣。」

傷時廢此四禮。

越公問政，子曰：『恭以儉。』

楊素驕倖。故規之。

邳公問

政，

蘇威封邳國。公爲僕射。

子曰：『清以平。』

威以老臣貴位。引其子襲預朝政。非清白公平也。故亦規之。

安平公問政，

李德林封

安平郡公。

子曰：『無鬪人以名。』

德林文學擅名。然多自負。見毀於時。故規之使無鬪名。

子謂薛收賈瓊曰：『

春秋元經其衰世之意乎？義直而微，言曲而中。」

直微曲中。蓋權行取中。

越公初見

子，遇內史薛公曰：『公見王通乎？』

楊素問薛道衡。

薛公曰：『鄉人也，

並家河東

是其家傳七世矣。」

家傳儒業。

皆有經濟之道，而位不逢。」

不逢明時。

越公曰：

『天下豈有七世不逢乎？』薛公曰：『君子道消，十世不逢有矣。』

若孔子自弗父何嗣厲公。及正考甫佐戴武宣公。至孔父
嘉立廢公。至仲尼凡三百年不禍明。時三十年爲一世。

越公曰：『奚若其祖？』公曰：『

王氏有祖父焉，有子孫焉，雖然久於其道，鍾美於是也，是人必能紱

纛倫矣。』六經續而子出自蒲關，自長安出蒲州龍關吏陸逢止之曰：『未可以

遜我生民也。』陸逢。賢人。隱於關東。子爲之宿，翌日而行。子知其賢。意在生民。故特爲宿未忍去。陸逢送子

曰：『行矣！江湖鱣鯨，非溝瀆所容也。』聖道大非羣小所知。程元曰：『敢問風自

火出家人，何也？』易象子曰：『明內而齊外，離明巽齊。故家道正而天下正

。』治國者先齊家。子曰：『仁義其教之本乎？』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謂教本。先王以是繼道德而

興禮樂者也。』韓愈曰。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然則道德者本仁而中和之。所以爲禮樂也。子曰：『禮其皇極之門乎

？聖人所以嚮明而節天下也，喻門南向使人出入。而節限內外。其得中道乎？解上文皇極義。故能辯

上下，定民志。』上不僭下。下不僭上。人志自定。是中也。或問君子，子曰：『知微知章，知柔

知剛。』易繫辭。曰：『君子不器何如？』子曰：『此之謂不器。』即此微章柔剛是不

器
文中子曰：『周齊之際，王公大臣，不暇及禮矣。』

北齊高洋至高緯二十八年。後周宇文覺至介

國公二十五年。日尋干戈。雖有名臣。豈暇及禮哉。

獻公曰：『天子失禮，則諸侯修於國，諸侯失禮，則大夫修於家。』

安康獻
東澤邦禮喪。韓宣子適魯曰。周禮在魯矣。此諸侯修於國也。魯三家東政。八份辨庭。孔子自衛反魯。乃定禮樂。此大夫修於家也。

禮樂之作

，獻公之志也。』

禮論樂論，蓋推獻公之志而作。

程元問六經之致，

續經

子曰：『吾續書以

存漢晉之實，

續書起於漢高祖。晉東遷。故南朝推運歷者。因以齊梁陳爲正統。後魏據中原。故北朝推運歷者。以北齊周隋爲正統。於是南北二

續詩以辯六代之俗，

六代詩

修元經以繼南北之疑

，晉東遷。故南朝推運歷者。因以齊梁陳爲正統。後魏據中原。故北朝推運歷者。以北齊周隋爲正統。於是南北二史。夷虜相稱。而天下疑矣。元經者。所以尊中國。故中國無主。則正統在晉宋。中國有主。則正統歸魏周。

贊易道以申先師之旨，

申明十翼也。

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

後王有不合周公制作者。則論而正之。

如斯

而已矣。』程元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夫子何處乎？』處居

子曰：『吾於道屢伸而已，

言我亦不作。亦不述。蓋以微言絕大義。垂則我再三伸明之耳。

其好而能樂，勤而不

厭者乎？

言我但好學不厭而已。

聖與明吾安敢處。』

不敢當程元所言。

子曰：『有坐而得者，有

坐而不得者，有行而至者，有不行而至者。』

老子曰。坐進此道。書曰。行之惟艱。坐之行之一也。而有得有不得。有

至有不至。此言人性差殊

各由所習。遂相違也。子曰：『見而存，因所見而存諸心。未若不見而存者也。』

不待見而心當存之。猶

言不動而中。

不言而信也。子曰：『君子可招而不可誘，可以禮招。不可棄而不可慢，可以機誘。同。慢謂

傷名

教。輕譽苟毀，好憎尙怒。小人哉？』四者任子曰：『以勢交者，勢傾則

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故君子不與也。』不與之子謂薛收善接小人

，遠而不疎，近而不狎，頽如也。』頽如不矜持之貌。子遊汾亭，坐鼓琴，君子不去琴瑟。

有舟而釣者過；曰：『美哉琴意！』釣隱者也。聞琴知意。傷而和，怨而靜，傷怨和靜。乃

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非太公之都磻溪，則仲尼之宅泗濱也。』時亂賢人隱於

野。○磻。子驟而鼓南風，釣者曰：『噫！非今日事也。道能利生民，功

足濟天下，其有虞氏之心乎？不如舜自鼓也，聲存而操變矣。』所傳南風聲則

存矣。而所操省之情。則變而不類。子遠舍琴，謂門人曰：『情之變聲也如是乎？』起將延之

，釣者搖竿鼓棹而逝，門人追之，子曰：『無追也！播鼗舞入於河，

擊磬襄入於海，固有之也。

堂義。擊磬之官。武襄。是其名也。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

遂志其事，作汾

亭操焉。

文中子撰此操。

子之夏城，

絳州有夏城縣。

薛收姚義後，遇牧豕者，問塗焉。牧

者曰：『從誰歟？』薛收曰：『從王先生也。』牧者曰：『有鳥有鳥

，則飛於天；有魚有魚，則潛於淵；

一本作泉。後人避唐諱也。

知道者蓋默默焉。

牧者亦

隱士也。意謂魚鳥倘得其所知者。何不默而遁。

子聞之，謂薛收曰：『獨善可矣。』

斥牧者。不有言者，誰明

道乎？』

既云知道。即不可獨善其身。必當言於天下。使明而行焉。

子不相形，

不可以貌取人。不禱疾，

無妄之疾。勿藥有喜。不卜非

義。

不疑何子曰：『君子不受虛譽，不祈妄福，不避死義。』

三者常德也。文中子

曰：『記人之善而忘其過，温大雅能之，

能之，直而遂能。強立。聞過而有喜色。程元能之；

深而弘能。容物。

處貧賤而不懼，魏徵

好禮儉嗇。資。

慎密不出，董常能之；

知時。

陳叔達謂子曰：『吾視夫子之道

田候反。

，何其早成也？』

子諷隋文帝。時年二十一。是早成。

子曰：『通於道，有志焉，又焉取平早

成耶？』言志學於道。非務早成。

叔達出，遇程元寶威於途，因言之，程元曰：『夫

子之成也，吾儕慕道久矣，未嘗不充欲焉。

所問道必充其欲。

遊夫子之門者，未

有問而不知，求而不給者也。

凡登門者皆充欲。

詩云：『寶獲我心，』蓋天啓之

，非積學能致也。』

言早成亦非志學。蓋天縱生知耳。

子聞之曰：『元汝知乎哉？天下未有

不學而成者也。』

必須學。

或問長生神仙之道，子曰：『仁義不修，孝悌不

立，奚爲長生？』

苟不仁不孝。長生何爲。

甚矣！人之無厭也。』

秦皇漢武。無厭妄求。

或問嚴光樊英

名隱，

光字子陵。少與漢光武同學。除爲諫議不就。耕於富春山。釣於濶上。樊英。字季齊。明經。善推步之術。順帝徵不出。隱於靈山。此並不求名而隱。故曰名隱。

子曰：『古

之澁言人也。』

澁。澁。澁。言而已。

問東方朔，

朔字曼倩。漢武帝時爲郎。諸郎呼爲狂人。醉賦曰。倏沉於俗。避世金馬門。

子曰：『人

隱者也。』

詭迹混俗。不自求。於衆人。故曰人隱。

子曰：『自太伯處仲以來，天下鮮避地者也

。古公長子太伯。次虞仲。少季歷。季歷子昌。有聖瑞。太伯虞仲知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如荆吳以讓季歷。一云。虞仲乃仲雍之孫也。君於吳。後武王克商。封虞仲於周。未知孰是。言二人皆奔之遠地。以避賢君。故曰避地。

仲長子光

天隱者也，無往而不適矣。』

因言數人。其隱則一。而道德相遠。或藏名。或混俗。或讓國。皆執一有迹也。惟天隱浩然。

大虛。孰爲名。孰爲俗。孰爲國。

子曰：『遯世無悶，其避世之謂乎？』

避世即天隱也。生世間治則移。亂則

惟變所適。人能知。是天隱也。樂則行。憂則遠。適時而已。又何闕哉。此與名隱人隱地隱異矣。

非夫無可無不可，不能齊也。

不可齊致。則成天隱。

文中子

曰：『小雅盡廢，而春秋作矣。』

四夷交侵。故春秋作。以尊中國。

小化皆衰，而天下非一帝

續詩有大化小化。亦大小雅之義也。及其衰也。四夷僭常號。故曰非一帝也。

元經所以續而作者，其衰世之意乎？

救世衰故續春秋之法。

子在絳，出於野，遇陳守。

叔達時爲絳郡守。

曰：『夫子何之乎？』子曰：『

將之夏。』

絳州夏城縣。

陳守令勸吏息役，

慮其師見役民。

董常聞之曰：『吾知夫子行國

矣，未嘗虛行也。』

漢置八使行國。以覆天下風俗。文中子一布衣出行。而郡守息役。是不虛行也。

賈瓊事楚公，因讒而歸

，以告子。

楚公註見上。

子曰：『瓊汝將閉門卻掃歟？不知緘口而內修也。』

古人杜門

卻掃者。義在緘口。淨其內也。

瓊未達古人之意焉。

將謂眞閉門。

仲長子光曰：『在險而運奇，不

若宅平而無爲。』

運奇一時之用。無爲長世之圖。

文中子以爲知言。

言得大者遠者。

文中子曰：『其

名彌消，其德彌長，其身彌退，其道彌進，此人其知之矣。』

此人。卽謂仲長子光也。

• 退宅平無爲。明知消長進退之極致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行之者；

荷不能行，猶不知。

行之者，不如安之者；』

委物以能，才勞聰明，安然而事自行，此亦廣上文無爲之義。

仲長子光字不曜，董常字履常，子曰：『

稱德矣！』子之叔弟績字無功，子曰：『字，朋友之職也。

朋友呼而字之，非自立也。

神人無功，非爾所宜也。常名之。』

績終號無功子，自作傳，業官不仕。

季弟名靜，薛收字之

曰保名。子聞之曰：『薛生善字矣！靜能保名，有稱有誠，薛生於是

乎可與友也。』

表德則稱之。未有可稱則誠之。竟益友矣。

卷七

述史篇

子曰：『太熙之後，述史者幾乎罵矣，故君子沒稱焉。』

太熙，晉惠帝元年也。已後至十六國

載記。及南北朝。有宰廢鳥夷之呼。如詬罵焉。

楚公作難，賈瓊去之，

楚難注見上。

子曰：『瓊可謂立不易方

矣。』

恆卦象云也。瓊事楚公不預事。

溫彥博問知，子曰：『無知，』

彥博本以多知爲問。子答以無知是知也。

問識，

子曰：『無識。』不言如彦博曰：『何謂其然？』子曰：『是究是圖，

宜其然乎！』棠棣詩箋云。汝深謀之。誠如是矣。彦博退，告董常，常曰：『深乎哉！此文王

所以順帝之則也。』大雅皇矣篇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子曰：『詩有天下之作焉，謂大雅。有一

國之作焉，謂國風。有神明之作焉。』謂頌吳季札曰：『小雅其周之衰乎？

幽其樂而不淫乎？』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季札聘魯。觀周樂。聽小雅曰。思而不貳。怨而不子曰

：『孰謂季子知樂？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烏。何也。小雅自鹿鳴至鶉之奔奔。皆言先王之德也。故天保已上治

內。采薇已下治外。後王能修先王之政。仲尼刪詩。謂雖不及先王之德。然亦不失其政。故曰小雅。言政之小者也。季子所聽云。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則不謂變雅者也。幽厲之世。國異政。家殊俗。斯變雅作矣。然有先王之道。民不敢怨貳。亦由先王盛德使然。

文中子曰。周之盛也。何衰乎。幽鳥乎樂？其勤而不怨乎？』季子言周南召南勤而不怨。蓋古

雖樂而不淫。幽實無樂文。中子辨季札必知樂。此文之誤耳。子曰：『太利之主有心哉？』後魏孝文帝。賈瓊曰：『信

美矣！』子曰：『未光也。』有心於治美矣。未成化是未光。文中子曰：『元經作，君子

不榮祿矣。』易否卦。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言晉惠而下否矣。故元經作。董常習書，續書告於子曰：『

吳蜀遂忘乎？
續晉有魏而無吳蜀。子慨然歎曰：『通也。敢忘大皇昭烈之懿識，孔

明公瑾之盛心哉？』
吳主孫權諡大皇帝。蜀主劉備諡昭烈皇帝。魏相諸葛亮字孔明。吳相周瑜字公瑾。懿識。謂能任賢也。盛心。謂亮云普天之下莫非漢民。瑜云。曹公託名漢相。

是也。
董常曰：『大哉中國，五帝三王所自立也，』
五帝。少昊都曲阜。顓頊都滎陽。帝嚳都亳。堯都冀。舜都蒲。

三王。夏都安邑。湯都亳。周都雍洛。皆中原之國也。
衣冠禮義所自出也，故聖賢景慕焉。
春秋以中國為法。中國有一

，聖賢明之，中國有竝，
竝。謂吳蜀是也。聖賢除之邪？』
子曰：『噫！非中

國不敢以訓，』
周孔之志。董常曰：『元經之帝元魏，何也？』
元靈紀年書帝春止月起。晉惠帝止。

東晉及宋未忘中國。故帝之至齊梁。則中國有元魏。故帝魏矣。
子曰：『亂離斯瘼，吾誰適歸？』
詩四月篇云。亂離瘼矣。奚其適歸。箋云。今政亂憂病。必有之。

歸。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
必君元魏。且居先王之國，
都洛受先王

之道，
建明堂修典禮。予，先王之民矣，
予。文中子自謂。言予自晉陽程公已來事魏。故曰先王之民。謂之何哉？』
何為不帝。董

常曰：『敢問皇始之受魏而帝晉，何也？』
魏太祖八長安。始有中原。是歲丙申皇始元年。當東晉孝武帝盡太元二十一年也。

然元經尚以安恭紀年。子曰：『主中國者，將非中國也。』
晉主中國。不孝武帝名存而實去矣。故曰非中國。我聞有命，

未敢以告人，揚之水篇云也。聞有善政之命。未敢告勳民心去之。則猶傷之者也。傷之者，懷之也。雖實

去尚追懷之。董常曰：「敢問卒帝之，何也？」練至孝文方得紀帝。子曰：「貴其時，大其事，於是乎用義矣。」天時人事盛大。而帝之得其宜也。子曰：「穆公來，王肅至，而元魏

達矣。」穆公虬宋順帝昇明二年。齊魏。王肅字恭懿。齊明帝建武四年亦奔魏。並魏孝文時也。虬為晉陽太守。肅為平南將軍。皆預國政。虬累薦肅。肅制典章律令。故曰達矣。子曰：「非至公不及史也。」以先王為公。叔恬曰：「敢問元經書陳亡而具五國，何也？」

書隋九年春帝正月。子曰：「江東，中國之舊也，衣冠，禮樂之所就也；永嘉之後，江東貴焉，晉懷帝永嘉二年。瑯琊王叡自徐州移鎮建業。中國衣冠往依焉。而卒不貴，貴。猶與也。無人也。

元明成三帝二十餘年。賴王導為之輔。康穆之世。桓溫專政。晉祚中微。至孝武朝。賴謝安為之佐。江東復振。安卒後。桓玄篡位。劉裕與焉。是無多賢人使然。齊梁陳於是乎不與

其為國也。宋嘗有樹晉之功。君子猶與之也。至齊梁陳無復念中國。但自相篡立。故曰不與其國也。及其亡也。君子猶懷之。齊梁陳亡。君

子猶懷晉宋。故書曰晉宋齊梁陳亡，具五以歸其國，歸晉意。且言其國亡也。春秋書梁亡。君自亡

也。江東亦然。不任賢不修典禮。尚淫靡之文。自取亡國。故曰自亡。嗚呼！棄先王之禮樂以至是乎？南朝變衰。古道。叔恬曰

：『晉宋亡國久矣，今具之，何謂也？』子曰：『衣冠文物之舊，君

子不欲其先亡，宋嘗有樹晉之功，有復中國之志，宋祖劉裕平桓玄盧循。此樹晉功也。伐南燕禽慕容超。伐後

秦姚泓。平洛陽。修謁五陵。留子義真守長安。此復中國志也。亦不欲其先亡也。故具齊梁陳以歸其國也。其未

亡，則君子奪其國焉，曰中國之禮樂安在？齊梁陳不修禮樂。但自謀立。故君子至公及之。以其未亡而必奪之也。其

已亡，則君子與其國焉，曰猶我中國之遺人也。已亡。謂晉宋禮樂猶存先王之化。衣冠猶有中國之人。故君

子及史。雖其已亡而必與之也。叔恬曰：『敢問其志？』文中子泫然而興曰：『銅川府君

之志也，通不敢廢。銅川。子之父也。著興衰要論。言六代得失。此其志也。書五國並時而亡，蓋傷先王之

道盡墜，故君子大其言，極其敗，於是乎掃地而求更新也。期逝不至

，而多爲恤，杜杜爲云。匪賊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逝。往也。恤。憂也。言君子未來。我憂恤之往不可期其來至。而徒多日爲病也。文中子喻已懷先王之道。亦猶此詩耳。汝

知之乎？此元經所以書也，所以書五國皆亡也。文中子曰：『漢魏禮樂，其末不足

稱也。末。謂末節也。然書不可廢，尙有近古對議存焉。讀書有對議問對。若高貴鄉公問諸儒經義。淳于之馬昭等對曰。三五

以德化民。三王以禮爲治，是也。讓者夏侯玄讓時

事曰：銓衡臺閣上之分。孝暢閭里下之分是也。

之善也。詔君以旨於下也。册君

求於賢也。皆近於二典九誥。

四端爲

惻隱。

問性，子曰：『五常之本也。』

本謂善也。孟子曰：人性無不善。孔

問道，子

曰：『五常一也。』

性善其道一也。禮

賈瓊曰：『子於道有不盡矣乎？』

言天

門人不可教。而夫子

不盡以道教之乎。

子曰：『通於三才五常有不盡者，神明殲也。』

或力不足者，斯止矣。

智不及則有不盡焉。故

裴晞問穆公

之事，

續書有此篇。名

子曰：『舅氏不聞鳳凰乎？覽德暉而下，何必懷彼

也？

晞文。甲子之舅也。鳳翔于

叔恬曰：『穆公之事蓋明齊魏。』

言續書之事。非爲穆公

子振風翻而去之。

裴晞曰：『人壽幾何？吾視仲尼，何其勞也？』

曰：『有之矣，其勞也，敢違天乎？』

仲尼誠有此勞也。然天行健。

焉知後之視今

，不如今之視昔也。

子自謂我勤道亦勞也。然後

温大雅問如之何可使爲政？

制誌詔册，則幾乎典誥矣。

制發於君心也

薛收問仁，子曰：『五常之始也。』

五常一曰仁。在乾四

子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德。爲善長在。孟子

賈瓊不知心也。

言三才五常之道。

不教爾也。此謙辭。

事。則未詳。

無德則去。

應聘列國。

君子自強不息。豈敢違天。

人視我亦將譏人壽幾何也。

子曰：『仁以行之，寬以居之，深識禮樂之情。』若周公是也。敢問其次？子

曰：『言必忠，行必恕，鼓之以利害不動。』若孟軻是也。又問其次，子曰：

『謹而固，廉而慮，齷齷焉自保，不足以發也。』若伯夷叔齊是也。子曰：

『降此則穿窬之人爾，苟無周公之深識，孟軻之不動，又無伯夷叔齊之謹固，則是竊祿如穿窬者爾。窬，容朱反。何足及政，抑可使

備員矣。』若漢之張禹，魏之鍾繇，晉之張華之類，備員相位，實非及民之政也。子曰：『宗祖廢，而氏姓離矣；朋

友廢，而名字亂矣；』大宗小宗，同尊其祖，所以親族不離。朋友相字，以表其德，所以稱謂不亂。內史薛公謂子曰：『

吾文章可謂淫溺矣。』薛道衡自謂淫文溺於所習。文中子離席而拜曰：『敢賀丈人之知

過也。』薛公因執子手，喟然而詠曰：『老夫亦何冀，之子振積綱？』

詠古詩也。顏綱，謂六朝文弊。子將之陝，河南陝縣，唐置陝州。門人從者，鏘鏘焉被於路，子止之曰：

『散矣！不知我者，謂我何求？』門人乃退，黍離詩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子謂賀

若弼曰：『壯於趾而已矣。』大壯初九，壯於趾，征凶，言居下用剛也。子曰：『天下未有不勞

而成者也。

孟子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賈瓊問正家之道，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恆

，』答以家人卦大象詞。

王孝逸謂子曰：『盍說乎？』

遊說

子曰：『嗚呼！言之不

見信久矣。

困卦辭云。有言不信。周公之詞也。故曰久矣。

吾將正大人以取吉，尙口則窮也，且致命

遂志，其唯君子乎？』

困卦辭云。正大人吉。蒙曰。正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尙口乃窮也。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言命。雖致困志必遂通。

文中子

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元經其以人事終乎？

故止於陳亡；』

先王之道。掃地而求更新。是人事極矣。

於是乎天人備矣。

春秋王次春正次王。是天人之道參焉。孔子因天命之窮。仲淹因人事之極。

天人之道一也。

薛收曰：『何謂也？』子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

此董仲舒

解春秋云也。

故君子備之。』子曰：『可與共樂，未可與共憂；可與共憂，未

可與共樂；吾未見可與共憂樂者也。

樂。謂守成也。治成則與民同樂。憂。謂慮始也。事初則與民同患。凡可與守成者。難與慮始。若成王初

疑周公是也。可與慮始不可與成守。若范蠡終避句踐是也。有始有卒。雖全也哉。

二帝三王，可與憂矣。

堯禪舜。舜禪禹。天下共樂矣。湯伐桀。武王伐紂。天下共憂矣。

憂樂皆以天下。故文中子以天下之道。共與而言之也。

子曰：『非君子不可與語變。』

變。權也。反經合道之謂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

子讚易至於革，歎曰：『可矣！其孰能爲此哉？』大業可至初九，曰：

『吾當之矣，又安行乎？』革初九曰：鞅用黃牛之革。象曰：不可以有爲也。薛收問一卦六爻之義，子

曰：『卦也者，著天下之時也；闕氏易傳曰：乾坤屯濟四卦，時之門。變之開闔也。餘六十卦爲六十時。而小言之六時而已。爻也者，

倣天下之動也，爻。效也。趨時有六動焉，吉凶悔吝，所以不同也。』一卦一時之動

• 適時則吉。失時則凶。收曰：『敢問六爻之義？』子曰：『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

，誰能過乎？』天時人事。不過乎六。闕氏易傳曰：六者。天地生成之謂也。程元薛收見子，子曰：『二生之

學文，奚志也？』對曰：『尼父之經，夫子之續，不敢殆也。』殆。怠也。

子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車攻詩云也。允信展誠也。大成。謂致太平。居而安，動而變，可以

佐王矣。居而安。可與立也。動而變。可與權也。董常之喪，子赴洛，常死在洛。道於沔池，河南有沔池縣。唐置穀州。主

人不授館，子有飢色，坐荆棘間，讚易不輟也，』謂門人曰：『久矣

！吾將輟也，輟。廢也。易。而竟未獲，未獲。已。不知今也而通大困，困而不憂，窮而

不懾，通能之，斯學之力也，」主人聞之，召舍其餐焉。

世俗亦知非常人。○餐。干安反。

賈瓊請絕人事，子曰：「不可！」請接人事，子曰：「不可！」

絕之接之。是

端。執一瓊曰：「然則奚若？」子曰：「莊以待之，信以從之，去者不追

，來者不拒，泛如也，斯可矣。」亂世當文中子曰：「賈誼天，孝文崩

，則漢祚可見矣。」賈誼年十八。上書孝文帝。謂才堪卿相。然未及大用。而誼天。帝崩。使漢祚不及三代之永。誠以此耳。子曰：「我未見

謙而有怨，亢而無辱，惡而不彰者也？」三者必然之理。董常曰：「子之十二

策，奚稟也？」子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此其稟也

。」策今亡。董常曰：「噫！三極之道，稟之而行，不亦煥乎？」極者謂動也。子曰

：「十二策若行於時，則六經不續矣。」董常曰：「何謂也？」子曰

：「仰以觀天文，俯以察地理，中以建人極，吾暇矣哉？」足以無爲。其有不

言之教行，而與萬物息矣。」堯民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何力於我哉是也。文中子曰：「天下有

道，聖人藏焉！

閒暇故藏。

天下無道，聖人彰焉。

辯不得已。

董常曰：『願聞其

說！』子曰：『反一無迹，庸非藏乎？』

反一，謂反復一性也。復靜則萬慮何有。老子曰：歸根曰靜是也。無迹，謂無形也。無形聖人所

以藏諸用。蓋不言之教也。

因貳以濟，能無彰乎？

貳，謂異端也。異端乖乎大義。我則闢之爾。如尼父因史法之貳，作春秋以濟之。孟子因邪說之貳，舉仁義以濟之。文中子

因亂華之貳，尊元經以濟之。蓋有爲之典也。

如有用我者，當處於泰山矣。

泰山，魯國周公禮樂之地。文中子周之後，故墓焉。一說泰山黃帝有合宮在其

下。可以立明堂之制焉。

董常曰：『將沖而用之乎？』

沖，虛也。老子曰：道沖而用之。言子不求官途。而思慕泰山黃帝周公之道。是將假沖虛爲嗣乎。

易

不云乎？易簡而天地之理得矣。

易簡，言無爲也。道沖用則知子之志，有不可爲矣。

杜淹問七制之主

，子曰：『有大功也。』

注見上。

問賈誼之道何如？子曰：『羣疑亡矣。

易睽卦曰：遇雨則吉。羣疑亡也。讀上書文帝曰：漢興二十餘年，當更秦之法定。官名禮樂。又射鬼神之事。君臣相和。如遇雨吉矣。此其道也。

或問楚元王，子曰：『

惠人也。』

惠，才惠也。元王名交，好書多才。嘗與魯申公白公穆生同受詩。作傳曰：元王詩。又穆生不飲酒。王設禮待之。是惠也。

問河間獻王，子曰

：『智人也。』

智，謂能周防也。獻王修禮樂。服儒術。帝策問三十餘事。王對以道術。得事之中立。是智也。

問東

平王蒼，子曰：『仁人也。』

仁，謂樂善也。王名蒼，明帝重之。位三公上。蒼意不安。上疏歸藩。帝問處家何樂。蒼曰：爲善最樂。是仁也。

問東

海王強，子曰：「義人也。」

光武太子名強。母郭后有罪發。而強不自安。乞歸藩。光武不忍。遲迴數年。方許之。遂封東海大國。後明帝立。蓋強讓之也。

故曰保終榮寵，不亦宜乎？
言四王皆善終。有惠智仁義。

子曰：「婦人預事，而漢道危矣。」

呂后梁后產祿之擅權。冀之跋扈。終危漢也。

大臣均權，而魏命亂矣；

司馬宣土與曹爽爭權。相傾。終亂魏也。

儲后不順，而

晉室墮矣；

惠帝衷太子遜。未加師訓而立。果墮晉祚。

此非天也。人謀不臧，咎矣夫。」

天，謂曆數也。人，謂典禮。

也。漢魏晉曆數。不及三代者。典禮不修改也。此是人謀不臧之咎。

卷八

魏相篇

子謂魏相真漢相，識兵略，達時令，遠乎哉？

魏相。字弱翁。學易道。舉賢良。爲漢宣帝相。諫伐西域。是識兵略。作明堂。

月令譌。是達時令也。

子曰：「孰謂齊文宣營，而善楊遵彥也？」

北齊文宣帝高洋卽位。以法御下。以功業自矜。而營於爲政。然善待。

楊遵彥。又似非營。楊情。字遵彥。事迹注見上。

謂孝文明，吾不信也；

後魏孝文帝元氏名宏。都洛陽。文物制度始備。然有王制不能用。有爾朱榮不能圖。似不明也。謂。

爾朱榮忠，吾不信也；

榮。字天寶。有戰功。爲都督。將軍害賊后。及少主而奉。莊帝恐其難制也。手刃殺之。

謂陳思王善讓也，

能污其迹，可謂遠刑名矣。醉酒馳馬。是污迹也。求小責免大患。是遠刑也。人謂不密，吾不信也。

皆謂植其才自顯。不知污迹。保晦其心害矣。董常問古者明而不視，聰而不聞，有是夫？古知道者。視聽不用耳目。

子曰：「又有圓而不同，方而不礙，直而不抵，抵。許也。曲而不佞者矣。」

推廣其類。常曰：「濁而不穢，清而不皎，剛而和，柔而毅，可乎？」

常問一。子曰：「出而不聲，隱而不沒，用之則成。舍之則全，吾與爾有矣。」既泛言其道。故終顯其志。

子游馬頰之谷，遂至牛首之谿，晉州有馬頰。河牛首山。登降信宿，

從者樂，姚義竇威進曰：「夫子遂得潛乎？」潛。隱也。子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詩正月篇也。箋云。喻賢人。道不行。雖潛伏亦亟易也。

威曰：「聞朝廷有召子議矣。」大業十一年。

子曰：「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箋云。彼王求我。如不

姚義曰：「其車既載，乃棄爾輔。」箋云。車載物喻王之任國事也。棄其輔遠

竇威曰：「終踰絕險，曾是不意。」箋云。車屐險會不爲意乎。喻治國亦然。子喟然，遂歌正

月終焉。

感愴長言之。終其意也。

既而曰：「不可為矣。」

言隨必亡不可救。

子曰：「書以辯事，

詩以正性，

言常道在乎事。思無邪。在乎性。

禮以制行，

行不可縱。必禮以制之。

樂以和德，

德不可苦。必樂以和之。

春秋元

經以舉往，

仲尼舉周公之典禮。仲淹修孔父之筆法。是往也。

易以知來，

生生不窮。是來也。

先王之蘊盡矣，

蘊。奧。贖也。王

孝逸曰：「惜哉！夫子不仕，詰人徒生矣。」

賈瓊曰：「夫子豈徒生

哉？以萬古為兆人，五常為四國，三才九疇為公卿，又安用仕？」

董常曰：「夫子以續詩續書為朝廷，禮論樂論為政化，贊易為司命，元

經為貴罰，此夫子所以生也。」

叔恬聞之曰：「孝悌為社稷，不言為宗廟，無所不知為富貴，無所不極為死生，天下宗之，夫子之道足矣。」

賈瓊曰：「中山吳欽，天下之孝者也。」

吳欽使傳不顯。

其處家也，父兄欣欣然；其行事也，父兄焦然若無所據；

欣。悅也。焦。矜子也。子。

然如無依據。言事自集。

子曰：「吾黨之孝者異此，

設此以證彼之非。

其處家也，父母晏然；

晏。安也。言

不嗜嗜而無思言無事也其行事也，父兄恬然若無所思；安用據哉裴嘉有婚會，裴嘉未見薛

方士預焉，方士未見酒中而樂作，方士非之而出。士婚禮三子聞之曰：『薛

方士知禮矣，然猶在君子之後乎？孔子言先進於禮樂，謂情生於禮樂之前也。後進於禮樂，謂文修於禮樂之後也。方士不先為語之而後非之，無益也。

文中子曰：『元經有常也，所正以道，於是乎見義；常經

元經有變也，所行有適，於是乎見權；公羊傳曰：反經合道為權。言順時有適，不執常道。若與尊

權義舉而皇極立矣。』取衷義董常曰：『夫子六經，皇極之能事

畢矣。』董常知六經一貫，而道皆歸乎大中也。文中子曰：『春秋，一國之書也，周室一國其以天

下有國，而王室不尊乎？故約諸侯以尊王政，約之以禮法以明天命之未改，

此春秋之事也。天命在周未改元經，天下之書也，罷侯置守天下為一國其以無定國，而帝

位不明乎？無定國，謂南北分名無一定也。不明，謂僭號作也。徵天明以正帝位，以明神器之有歸，此

元經之事也。天命不改，則周室以一國為春秋。天命有歸，則晉宋魏周隋合天下為元經。文體雖殊，其志一也。董常曰：『執小義，妨

大權，春秋元經之所非與？」

上文云：權義舉而皇極立。董常推此意以爲義大。權小。則正以義與或義小權大。則適乎權與。

子曰：「

斯謂皇之不極，」

執小妨大。是大之不中也。故必執大棄小。是謂大中。

御河之役，子聞之曰：「人力盡

矣。」

魏郡白溝。煬帝開永濟渠名。御河運糧征遼。

子居家，不暫舍周禮，門人問子，子曰：「先師

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

先師。謂孔子也。定禮樂。時極周道而已。

通也宗周之介

子，敢忘其禮乎？」

孔子尙極此說。我小子敢暫舍哉。

子曰：「周禮其敵於天命乎？」

周典禮與天命齊其長

久。故曰敵也。

春秋抗王而尊魯，其以周之所存乎？」

抗。舉也。春秋舉周王正朔而書於魯史者。以周禮薰在魯故也。

元經抗

帝而尊中國，其以天命之所歸乎？」

元經舉帝號以得中國者爲正朔。善天命歸中國也。

張玄素

史傳未見。

問禮

，子曰：「直爾心，儼爾形，動思恭，靜思正。」問道，子曰：「禮

得而道存矣。」

上四事合禮。則道在其中。

玄素出，子曰：「有心乎禮也。夫禮有竊之

而成名者，况躬親哉？」

竊謂非已有也。假外節而行之。尙得成名。况玄素有心於克己哉。孟子曰。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焉。知其非有也。

魏徵問君子之辯，子曰：「君子奚辯？而有時乎爲辯，不得已也，其

猶兵乎？』若湯武之兵伐桀紂。孟子之辯排楊墨。皆不得已也。

董常聞之曰：『君子有不言之辯，不殺

之兵，亦時乎？』

若顏回不言如愚。知時之不可爲也。老子云善戰不陳。時可無爲也。

子曰：『誠哉！不知時無以爲君

子。』

言董常聞辯知時也。

文中子曰：『聞謗而怒者，讒之由也；見譽而喜者，佞

之媒也；

爲謗譽所動靜。則讒佞得計矣。

絕由去媒，讒佞遠矣。』子曰：『聞難思解，見

利思避，好成人之美，可以立矣。』子謂董常曰：『我未見勤者矣，

如天不息者。

蓋有焉，我未之見也。』

因以激常。

子曰：『年不豐，兵不息，吾已矣

夫。』

年。天也。兵。人也。

子謂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鍼藥；汾陰侯生善筮，

先人事而後說卦；

黃公侯生。未見。

房玄齡問正主庇民之道，子曰：『先遺其

身。』曰：『請究其說。』子曰：『夫能遺其身，然後能無私，無私

，然後能至公；至公，然後以天下爲心矣；道可行矣。』

修己以及天下漸也。

玄齡

曰：『如主何？』

再問正主之說。

子曰：『通也不可究其說，蕭張其猶病諸？』

蕭何知其主不可以王也。而私營物產。張良亦私自從赤松子游。皆病也。

噫！非子所及，姑守爾恭，執爾慎，庶可以事

人也。言隋主不可正。

江都_{江都宮}有變，煬帝幸江都宮。宇文化及弑逆。

子有疾，謂薛收曰：『道廢久矣

道謂先王典禮。

如有王者出，三十年而後，禮樂可稱也，也。

斯已矣！斯隋不能舉。

收曰：『何謂也？』子曰：『十年平之，十年富之，十年和之，斯成

矣。平亂富民。和以禮樂。自江都_{江都宮}有變。是歲庚辰。唐高祖武德三年也。平之十年。至太宗貞觀三年。天下大定。又富之至貞觀十三年。房玄齡奏太平。又和之。終貞觀二十三年。太宗崩。禮樂已和。然未大成爾。

子曰：『早婚少聘，教人以偷；偷。薄也。妾媵無數，教人以亂；言棄古禮。是掌教者之罪也。

且貴賤有等，妻妾媵各有等降之數。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國風。正夫婦王化之本也。子謁見隋祖，

一接而陳十二策，編成四卷，門人編之。薛收曰：『辯矣乎？』董常曰：

『非辯也，理當然爾。理與則言辯。非務其辯也。房玄齡請習十二策，諳習子曰：『時

異事變，不足習也。諳救隋弊。非經久策。虞世基世南兄也。煬帝時參掌朝政。唯諾取容而已。煬帝遇弑。世基見害。遣使謂子曰

：『盍仕乎？』子曰：『通有疾，不能仕也。』飲使者，歌小明以送之

小雅詩大夫悔仕於亂世也。首章云。豈不懷歸。畏此罪罟。言世基必罪死。

世基聞之曰：『吾特游繪繳之下也，若夫

子可謂冥冥矣。

揚子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筴。

文中子曰：『問則對，不問則述，

若筴問之則對。不

爾則自述其道。

待時而行。竊比我於仲舒。

董仲舒漢武帝時對賢良策。後為公孫宏所抑。退免以著書為業。

子曰：『吾不仕，故成

業，業不動，故無悔；

成所述。悔生乎。

不廣求，故得；

得。足也。

不雜學，故明；

明。道也。

文中子曰：『凝滯者，智之蝥也；忿憾者，仁之蝥也。纖悻者，

義之蠹也；

蝥。蝥皆喻害物。○蝥。亡過反。蝥。徒曾反。又徒得切。蠹。都故反。

子曰：『元經之專斷，蓋蘊於天命

，吾安敢至哉？

天命未改於晉祚。則元經斷之於江南。天命有歸於中國。則元經斷之於後魏。言此皆天命所蘊。非我能至也。

董常聞之曰：『元

經之與天命，夫子而不至，其孰能至也？』子謂竇威曰：『既冠讀冠

禮，將婚讀婚禮，居喪讀喪禮，既葬讀祭禮，朝廷讀賓禮，軍旅讀軍

禮，故君子終身不違禮，』言學禮有次序。竇威曰：『仲尼言不學禮無以立，

此之謂乎？』

言孔子教繩亦謂此次序。

子述婚禮，

述在禮論。

賈瓊曰：『今皆亡，又焉用續

續補亡
子曰：『瓊！爾無輕禮；無詔俗！輕古禮阿時俗是汝也。姑存之可也。』續而

存之待

時而行。子贊易至觀卦，曰：『可以盡神矣。』蓋而不薦。可子曰：『古者進

賢退不肖，猶患不治。有天下舉賢才。則不肖者遠矣。今則吾樂賢而哀不賢者，樂之不能進之也。哀之不敢退之也。

如是寡怨，不遇之故不肖者不怨。猶懼不免。害不免怨。詩云：『惴惴小心，如臨空谷。』

子讀說苑，劉向撰三十卷。曰：『可以輔教矣。』其說禮樂可左右教化。子之

韓城，馮翊有韓城縣。自龍門關先濟，龍門漢皮氏縣。魏改爲龍門。隋屬絳州。今河中有縣。賈瓊程元後，從行在後。關吏

仇璋，字伯成。止之曰：『先濟者爲誰？』止三子問之。吾視其顙積如也，重而不亢；重積

之貌。亢昂也。日燦如也，澈而不瞬；澈。清也。瞬。目曰瞬。口敦如也，閔而不張；敦。厚。閔。深也。鳳頸

龜背，鬚垂至腰，參如也；參。參然。盛貌。與之行，俯然而色卑；與之言，泛

然而後應；浪驚柁旋而不懼，言狀貌皆異常人。是必有異人者也。吾聞之。天下

無道，聖人藏焉，鞠躬守默，斯人殆似也。』鞠躬謂卑俯。守默謂泛應。程元曰：『子知

人矣，是王通者也。』賈瓊曰：『吾二人師之而不能去也。』仇璋曰

：『夫杖一德，乘五常，扶三才，控六藝，吾安得後而不往哉？』遂舍

職從於韓城，子謂賈瓊曰：『君子哉！仇璋也。比董常則不足，方薛

收則有餘。』文中子曰：『吾聞禮於關生，見負樵者幾焉；正樂於霍

生，見持竿者幾焉；關子明·蜜汝·皆隱於樵漁·幾·近也。吾將退而求諸野矣。』野·謂漁樵。子曰：『

多言不可與遠謀，機易多動不可以久處，心易吾願見偽靜詐儉者。』矯時

諱儉者。賈瓊曰：『知善而不行，見義而不勸，雖有拱璧之迎，吾不入其

門矣。』諱隋朝大臣·不勸善而飾虛禮。子聞之曰：『強哉矯也，』瓊也明而殺·故曰強矯。仇璋謂薛收曰

：『子聞三有七無乎？』收曰：『何謂也？』璋曰：『無諾責！』不責人

無財怨！不以財使無專利！必先利無苟說！所悅必無伐善！不自矜無棄人！片

亦取無畜憾！不念舊薛收曰：『請聞三有？』璋曰：『有慈，有儉，有

不爲天下先。『收曰：『子及是乎？』曰：『此君子之職也，障何預

焉？』子聞之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裳裳者華篇注曰。子曰：『君子

先擇而後交，擇可交則。小人先交而後擇，驟以利合。故君子寡尤，小人多怨

，良以是夫！』子曰：『君子不責人所不及，不强人所不能，強謂力。不

苦人所不好，夫如此故免。』免今世。老聃曰：『吾言甚易行，天下不能

行，信哉！』信字亦。仇璋問君子有爭乎？子曰：『見利爭讓，聞義爭爲

，有不善爭改。言君子果有爭，但爭爲善而已。薛收問聖人與天地如何？子曰：『天生之

，地長之，聖人成之，天陽地陰之謂道，聖人經之以善，誠之以性。故天地立而易行乎其中矣。』薛

收問易，子曰：『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曰仁與義，成性之本。收退而歎曰：

『乃今知人事修，天地之理得矣。』始悟。子謂收曰：『我未見欲仁好

義而不得者也，言人性修則天理得。如不得，斯無性者也。』仁義性之本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應物而不化物，則能復性。故

曰：欲仁好義。此言明天理也。若化物而不能反躬復性。則是天理滅矣。故曰無性。此言味人事也。

子曰：『嚴子陵釣於湍石，嚴光。字子陵。漢光武故人。不仕隱』

釣於七

里湍。爾朱榮控勒天下，注見上

故君子不貴得位。

爾朱榮得位。嚴光不貴之也。

子曰：『火

炎上而受制於水，水趨下而得志於火，故君子不欲多上人。

言君子如水。性無不下。

子讚易至山附於地剝，曰：『固其所也，

山固宜附地。人固宜復辟。

將安之乎？

隋亂清剝。我將何

是以君子思以下人。

孔子象曰。君子以厚下安宅。

芮城府君讀說苑，

注見上。

子見之。曰

：『美哉！兄之志也，於以進物，不亦可乎？

說苑有進物義。

子之居，常滿如

也，言必恕，動必義，與人款曲，以待其會。

會謂理與情會合。

故君子樂其道，

小人懷其惠。

小人但知惠。

叔恬曰：『凝於先王之道，行思坐誦，常若不及

，臨事往來，常若無誨，

若無人教誨我。

道果艱哉？』子曰：『吾亦然也。』

言先王之

道。非凝能及。答云。吾亦然。實勉之耳。

叔恬曰：『天下惡直醜正，凝也獨安之乎？』子悄然作

色曰：『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詩小明篇。靖恭爾位。好是正直。注。景。大也。好。與也。介。助也。言有明王則道行而得福。

君子之

於道也，死而後已，天不爲人怨咨，而輟其寒暑。書曰：冬祈寒夏暑。雨。小民怨咨。君子不

爲人之醜惡，而輟其正直，然汝不聞洪範之言乎？平康正直，夫如是

故全。正直必平康。故全身全道。今汝屑屑焉三德無據，而心未樹也。三德：平康正直爲首。其次高明柔克。沈潛剛克。皆謂

正必平易。直必康和。明必柔克。潛必剛克。率歸之中道也。今凝雖正直而無據於德。心亦未能務茲。故曰未樹立也。無挺，挺然立不曲貌。無訐，訐。斥言也。無固，固執

無抵，抵觸斯之謂側僻。民用僭忒，無乃汝乎？終洪範之詞教之也。言凝有是四者。與無正直同。叔恬

再拜而出，仇璋進曰：「君子思以下人，直在其中與？」璋言讀易剝卦。得平康之德。

子笑而不答，薛收曰：「君子樂然後笑，夫子何爲不與其進也？」子

曰：「唯狂克念，斯非樂乎？」易道至深。非璋盡達。然嘉其狂念。故樂然笑之。子謂仇璋薛收曰：「

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言克念之。必須克行之。

卷九

立命篇

文中子曰：『命之立也，其稱人事乎？』人生天地之間。所以立命也。是命者。因人而稱。天有情於人。而命之者也。故君子

畏之，孔子畏天命者。蓋畏人。事不修。而逆天也。無遠近高深而不應也，無洪纖曲直而不當也，易曰

其受命如響。故歸之於天，聖人無不應。無不當。與天合德。故立命則曰天命。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引易以明命。因性而稱也。魏徵曰：『書云：『惠迪吉，從逆凶，唯影響。』詩云

：『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彼交匪傲，萬福來求，』其是之謂乎？』

書大禹謨云也。惠。順。道也。順道即吉。從逆即凶。詩桑扈篇注。戢。聚。難也。那。多也。言不聚法不戒難。則福多矣。彼賢交非傲即福。亦就求之也。子曰：『徵其能自取

矣！』自取。福。董常曰：『自取者其稱人事耶？』明魏徵能自取多福。則顯上文其稱人事也。子曰：『誠

哉！唯人所召！』召。亦取也。賈瓊進曰：『敢問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何謂也

？』何獨死生言命。而富貴則言天乎。子曰：『召之在前，命之在後，』凡未死。世人皆云命合生也。已死矣。則世人皆云命不生也。未富貴矣。則世人皆云命合貧賤也。既富貴。則世人皆云命不貧賤。是死生富貴。皆人生自召之在前。而後從而言命。其在後也。斯自取也，庸非命乎？噫！吾末

如之何也已矣。』末。莫也。言我莫知所如。亂世不可自取理矣。當求退藏而已。瓊拜而出，謂程元曰：『吾今

文中子中說 卷九

而後，知元命可作，多福可求矣。

若周公乞代武王。仲尼素爲東周。皆自作元命。終獲多福。此知命之大者。

程元曰

：『敬佩玉音，服之無斃，』

斃。服也。

文中子曰：『度德而師，』

度已不如師師之。

易子

而教，

易。互也。

今亡矣。

亡。廢也。

子曰：『不以伊尹周公之道康其國，非大臣

也；

以己之道。安人之國。不以嫌疑惜其身。是大臣矣。

不以霍光諸葛亮之心事其君者，皆具臣也；』

先

君之顧命。保後王之未明。盡己之心。不苟其位。非具臣矣。

董常歎曰：『善乎！顏子之心也，三月不違仁矣。

』日久不違。是仁人矣。

子聞之曰：『仁亦不遠，姑慮而行之，』

上文謂常也。時有慮焉。亦三月之義。

爾無苟

羨焉。

顏回曰。舜何人也。余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彼顏回不羨舜也。故宮亦無羨。回但慮而行之。自及矣。

惟精惟一，誕先登於岸。

書云。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言道心精微。仁性則一也。詩云。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欣羨。誕先登於岸。岸喻仁之地也。言仁道不可畔。不可羨。亦執中而得也。

然欣羨。誕先登於岸。岸喻仁之地也。言仁道不可畔。不可羨。亦執中而得也。

常出曰：『慮不及精

，思不及睿，』

慮謂道心也。思曰睿。

焉能無咎？

咎。謂貳也。

焉能不違？』

不違三也。

繁師立聞董常

賢，問賈瓊以齒，

年齒。

瓊曰：『始冠矣。』

年二。

師立曰：『吁！其幼達也

！』達。謂達道。

瓊曰：『夫子十五爲人師焉，』

夫子謂文中子。

陳留王孝逸，先達之傲者

也，微謂未嘗，服人也。然白首北面，豈以年乎？淺不在年齒。瓊聞之，德不在年，左傳曰：年均擇賢，是則賢

德爲道不在位。語云：宮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門人有問姚義，孔庭之法，曰：詩曰禮，

不及四經，何也？經遠而過庭。子曰：學詩乎？學禮乎。姚義曰：『嘗聞諸夫子矣，夫子謂春秋

斷物，志定而後及也；志在樂以和，德全而後及也；總象書以制法，從

事而後及也；事以制立。易以窮理，知命而後及也；理性至於命。故不學春秋，無以

主斷；不學樂，無以知和，不學書，無以議制；不學易，無以通理，

四者非其禮不能及，故聖人後之，言孔子不教經者。待其具而後教之。爾。此並文中子言。姚義志之也。豈養蒙之具邪？

』或曰：『然則詩禮何爲而先也？』義曰：『夫教之以詩，則出辭氣

，斯遠暴慢矣。約之以禮，則動容貌，斯立威嚴矣，此亦小成也。度其言，察

其志，考其行，辯其德，凡師教人，量其志行。志定，則發之以春秋，於是乎斷而能

變，不變則斷，不適中。德全，則導之以樂。於是乎和而知節，不節則蕩。可從事，則達

之以書，於是乎可以立制。事無制，不永。知命，則申之以易，於是乎可與盡性。

性與天道合

為元命

若驟而語春秋，則蕩志輕義，志未定驟而語易，則玩神，不知性

玩。是以聖人知其必然，故立之以宗，宗即統言列之以次，次謂先詩禮而後先成

諸己，然後備諸物；先濟乎近，然後形乎遠；已近，謂近取諸身也。若出辭氣，動

斷物而行。制法窮理是也。亶其深乎！亶其深乎！亶，信也。信乎孔子子聞之曰：『姚子得之

矣。』得六經之深。故能言此。子曰：『識寡於亮，德輕於才，斯過也已。』有亮少識。必有太緩之

過。有才少德。必有太淺之過。子曰：『治亂，運也；有乘之者，有革之者。』治亂皆中運則同也。而乘之革之異焉。乘

之謂舜乘堯之類。革之謂湯革夏之類是也。窮達，時也；關氏易傳曰：時也者，係乎君天下者也。君天有行之者，有

遇之者。窮達皆由時。然有行非其道而自窮於時者。有雖行吉凶，命也；有作之者，有偶

之者。作，謂自作孽。自求多福。皆由人作之者也一往一來，各以數至，豈徒云哉？

往來循環。數有奇耦。人不能逃。遼東之役，天下治船，子曰：『林麓盡矣，治船伐盡。麓帝

虛谷反。

省其山，其將何辭以對？
掌林麓之官
何辭對帝。或問續經，薛收姚義告於子曰：『

使賢者非耶？吾將飾誠以請對。
對之以道。賢者當悟。
愚者非邪？吾獨奈之何！』
愚者

不知。道不可對。
因賦黍離之卒章。
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入謂門人曰：『五交三覺，劉

峻亦知言哉？』
孝標論曰。惟茲五交。是生三覺。覺。許愷反。
房玄齡問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可謂忠

乎？子曰：『讓矣！』
無道而稱已過。是隱也。隱非忠也。蓋讓美於君而已。
杜如晦問政，子曰：『推爾

誠，舉爾類，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衆，夫爲政而何有？』
未有過此得爲政之要者。

如晦出，謂竇威曰：『讜人容其訐，
雖太訐。必容。
佞人杜其漸，
漸猶不可。况深乎。
賞罰在

其中，吾知乎爲政矣。』
容一訐直示賞百善之門。絕一佞媚示罰矣惡之柄。
文中子曰：『制命不及黃初

，
續書帝制公命惟漢有之。不及魏矣。黃初魏文帝初卽位年號。
志事不及太熙，
續書君志臣事志。晉太康而止矣。不及惠帝。太熙。惠帝年號。
褒貶不及

仁壽。』
元經至隋開皇而止矣。不及仁壽。仁壽四年。煬帝立。
叔恬曰：『何謂也？』子泫然曰：『仁壽

大業之際，其事忍容言耶？』
大業。煬帝年號。事不忍言。安所褒貶。
賈瓊問富而教之何謂也？

子曰：『仁生於歉，歲歉則仁者惻隱。○歉。苦澁反。義生於豐，豐盈則義者制宜。故富而教之斯易也

以豐與歉。則為教易。古者聖王在上，田里相距，雞犬相聞，人至老死不相往來，

蓋自足也。解上文。富。是以至治之代，謂三皇時。五典潛，五禮措，五賜不章，天子諸侯

卿大夫士五者之服必章明。曰五章。人知飲食，不知蓋藏；人知羣居，不知愛敬，上如標枝，

下如野鹿；標枝野鹿。自然分上下也。何哉？蓋上無為下自足故也。『賈瓊曰：『澶灑

朴散，其可歸乎？』也。蹄。復。子曰：『人能弘道，苟得其行，如反掌爾。

人存則道行。言亦易耳。昔舜禹繼軌而天下朴，夏桀承之而天下詐；成湯放桀而天下

平，殷紂承之而天下陂；陂。險也。文武治而幽厲散，文景甯而桓靈失，斯

則治亂相易，澶灑有由，由上之。所化。興衰資乎人，得失在乎教。解上文。弘道。其曰

太古不可復，是未知先王之有化也。詩書禮樂，復何為哉？若言經籍不能復古。何

為虛設耶。董常聞之，謂賈瓊曰：『孔孟云亡，夫子之道行，則所謂綏之斯

來，動之斯和乎？孰云淳朴不可歸哉？」當爲決渾離子曰：「以性制情者

鮮矣，我未見處岐路而不遲迴者。路分二曰。岐性感物而動曰情。亦二之義也。易曰：

「直方大，不習無不利，」一則不疑其所行也。直。方性也。不習。謂不疑惑。竇威曰：

「大哉易之盡性也，門人孰至焉？」子曰：「董常近之，」近。庶幾也。或問

威與常也何如？子曰：「不知，」恐門人輕威而重常。故答以不知。子曰：「大雅或幾於道

，溫大雅或幾猶屢中也。蓋隱者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幾道則默也。默似隱。或問陶元亮，潛

亮。子曰：「放人也，歸去來，有避地之心焉。潛作歸去來辭。五柳先生傳，則

幾於閉關矣。」潛種五柳以自號。閉關。注見上。子曰：「和大怨者，必有餘怨；若舜不怨而莫是也。忘

大樂者，必有餘樂；若顏回不改其樂是也。天之道也。性與天道相合。故能如此。子曰：「氣爲上，形

爲下，識都其中，都。居也。而三才備矣，氣爲鬼，其天乎？識爲神，其人

乎？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鬼者。精氣之變也。故曰氣爲鬼。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非識則不能神。故曰識爲神。吾得之理性焉，窮理盡性

則能行變
化通鬼神。
薛收曰：『敢問天神人鬼，何謂也？周公其達乎？』
仲尼曰：鬼神之事，吾亦難

明。周公曰：不若且多材。
能事鬼神，故止問周公。
子曰：『大哉周公，遠則冥諸心也，心者非他也，

窮理者也，
心謂天 故悉本於天。
悉。盡也。盡我於天理也。孟子盡心章義同。 推神於天，蓋尊而遠之也

，故以祀禮接焉。
此宗祀天神也。 近則求諸己也，
己謂人倫。 己者非他也，盡性者也

反己復
性。 卒歸之人，
如父與子性。人人一同。 推鬼於人，蓋引而敬之也，故以饗禮接焉

此大禘人
鬼也。 古者觀盥而不薦，思過半矣。
盥潔貴敬也。盥古緩反。 薛收曰：『敢問地

祇？』
既聞天神人鬼。故又問地祇。 子曰：『至哉！百物生焉，萬類形焉，示之以民，

斯其義也。
古祇字。示旁作民。 形也者非他也，骨肉之謂也，
骨肉屬土。 故以祭禮接焉。

此既葬則祭
於地下也。 收曰：『三者何先？』子曰：『三才不相離也，措之事業，

則有主焉。 圜丘尙祀，觀神道也；方澤貴祭，察物類也，宗廟用饗，

懷精氣也；』收曰：『敢問三才之蘊。』
蘊者。精奧之稱。 子曰：『至哉乎問！

夫天者統元氣焉，非止蕩蕩蒼蒼之謂也；地者統元形焉，非止山川邱

陵之謂也；人者統元識焉，非止圓首方足之謂也。三才。取其氣形識。不止形而已。乾坤之

蘊，汝思之乎？』於是收退而學易。易行乾坤之中。故因三才。蘊始悟易。子曰：『射以觀德

，今亡矣。古人貴仁義，賤勇力。』子曰：『棄德背義，而患人之不

己親，好疑尙詐而患人之不己信，則有之矣。』譏時子曰：『君子服

人之心，不服人之言；孟子曰。七十子之服仲尼。中心悅而誠服也。服人之言，不服人之身；此其次也。服

人之身，力加之也。君子以義，小人以力，難矣夫！』並譏當世尙力不知義者。子曰

：『太皞之後，天子所存者號爾。晉惠帝。鳥乎！索化列之以政，則蕃君

比之矣，續詩有政化。元經何以不興乎？』詩亡則春秋作。房玄齡謂薛收曰：『道之不

行也必矣，夫子何營營乎？』嗟師勤。薛收曰：『子非夫子之徒歟？』不知道。天

子失道，則諸侯修之；若桓文。諸侯失道，則大夫修之；若子產叔向。大夫失道，則

士修之；若孔孟。士失道，則庶人修之；若華仲舒居家推災異。修之道，從師無常，誨

而不倦，窮而不濫，濫謂不苟干，諱竊道。死而後已，得時則行，失時則蟠，蟠屈。此

先王之道所以續而不墜也。古者謂之繼時。若孔子繼周公，孟子繼孔子。其適時一也。詩不云乎？

「縱我不往，子甯不嗣音。」子甯篇刺亂世學校不修也。注嗣續也。音謂絃誦。如之何以不行而廢也？

』玄齡惕然謝曰：「其行也如是之遠乎？」乃知警警非止身而已。繼時之道當遠大。

卷十

關朗篇

或問關朗，子曰：「魏之賢人也。孝文沒而宣武立，穆公死，關朗退

，注並見上。魏之不振有由哉？」國不振。由賢人不用。子曰：「中國失道，四夷知之。」

』魏徵曰：「請聞其說！」子曰：「小雅盡廢，四夷交侵，斯中國失

道也，非其說乎？」徵退，謂薛收曰：「時可知矣。」時揚帝失道可知。薛收問

曰：『今之民胡無詩。』因聞古詩。乃問今民。何不作詩。子曰：『詩者，民之情性也，情

性能亡乎？情不亡詩不廢。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職詩。謂史官不明變。姚義困於窶，

• 窶貧房玄齡曰：『傷哉窶也！盍請乎？』姚義曰：『古之人爲人請，

猶以爲舍讓也，古冉子爲公西赤之母請粟。孔子曰：君子周急不繼富。蓋非冉子棄讓也。况爲己乎？』吾不願，子聞之

曰：『確哉義也！實行古之道矣，有以發我也，難進易退。』儒有難進易退。姚義發

明於我。子曰：『雖邇言必有可察，求本則遠。』舜好察邇言。若不察其本。則王珪從

子求續經，子曰：『叔父！』珪。字叔玠。子之從叔。太宗朝爲諫議。多直言。通何德以之

哉？』有何德以當叔父之求學。珪曰：『勿辭也！當仁不讓於師，况無師乎？吾聞關

關之筮矣，事在關。關。關。關。積亂之後，當生大賢，世習禮樂，莫若吾族，天未亡

道，振斯文者，非子誰歟？』珪言直放。舉吾族。魏徵問議事以制何如？子曰：『

苟正其本，刑將措焉，如失其道，議之何益？故至治之代，法懸而不

犯，畫衣冠 爲法。其次犯而不繁，三代。故議事以制。噫中代之道也！商周以後 爲中代。如有

用我，必也無訟乎？此仲尼 之志。文中子曰：『平陳之後，龍德亢矣，而卒

不悔，悲夫！』隋文過元不知 故及秋。子曰：『吾於續書元經也，其知天命而著乎

？詩書亡然後元經 作。擗天命也。傷禮樂則述章志，樂章禮 志。正曆數則斷南北，南北 朝。感帝制而首

太熙，書帝制尙不及黃初。况太熙乎。然元經首 於太熙者。蓋感帝制之絕。而特振之也。尊中國而正皇始。』晉宋卒不振。則歷數斷歸。 北朝以後。魏孝文皇始年都

洛陽。得 中國也。文中子曰：『動失之繁，靜失之寡，』不得 中。子曰：『罪莫大於好

進，進不以 道。禍莫大於多言，言不以 中。痛莫大於不聞過，自蔽。辱莫大於不知恥。

』子曰：『天子之子，含冠而議封，年二十成人 始封之王。知治而受職，商胃學 古。古之

道也。』此周 制。薛收問政於仲長子光，子光曰：『舉一綱，衆目張；弛

一機，萬事墮；引古語。○墮 翻規反。不知其政也。』曠者言 放。收告文中子，子曰：『

子光得之矣！』得爲政之 要也。文中子曰：『不知道，無以爲人臣，况君乎？

』

君更須

『知道。』子曰：『人不里居，地不井受，終苟道也，

秦廢井田。開阡陌。意在徒豪傑。強本國。然繁禮義。起兼

并爲苟且之道。

雖舜禹不能理矣。

如此雖聖人復生難矣。

子曰：『政猛甯若恩，

先恩臨

法速甯

若緩，

緩寬也。

獄繁甯若簡，

簡不滋彰。

臣主之際，其猜也甯信，

並讒

時。執其中者，

惟聖人乎？

聖人之道不難知。能行上四事。則執中矣。

子曰：『委任不一，亂之媒也；監察不止

，姦之府也；

隋由此亡。

裴晞聞之曰：『左右相疑，非亂乎？上下相伺，

非姦乎？古謂之蛇豕之政。噫！亡秦之罪也。』

言王道毀自秦始。

杜淹問隱，子

曰：『非伏其身而不見也，時命大謬，則隱其德矣，惟有道者能之，

故謂之退藏於密。』

有道謂聖人。

杜淹曰：『易之興也，天下其可疑乎？故聖

人得以隱。』

紂疑文王則文王隱。

子曰：『顯仁藏用，中古之事也。』

演卦顯也。就拘藏也。

淹曰

：『敢問藏之之說？』

子曰：『泯其迹，闕其心，可以神會，難以事

求，斯其說也。』又問道之旨，子曰：『非禮勿動，非禮勿視，非禮勿

聽，「淹曰：『此仁者之目也。』」仲尼言子曰：『道在其中矣。』」遵在仁中。

淹退，謂如晦曰：『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信顏氏知之矣。』」知聖人道大，不可以語也。

言執也。文中子曰：『四民不分，五等不建，六官不職，九服不序，皇墳

帝典不得而識矣。』生民不復，得而識也。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終危邦也。忠敬文相循之法。如

不得已，其兩漢之制乎？」七制不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者，誠亂也已。」

制度不立，則亂。文中子曰：『仲尼之述，廣大悉備，歷千載而不用，悲夫！』

六經示後，而後世但習空文，不用其道，可悲惜。仇璋進曰：『然夫子今何勤勤於述也？』子曰：『先

師之職也，不敢廢，」儒職在，飄述。焉知後之不能用也？」後必有聖人，出能用之。是蘆是蓑，則有

豐年。」逸詩，譬如農夫，是蘆是蓑，雖有飢饉，必有豐年。蘆，悲籬反，蓑，古本反。子謂薛收曰：『元魏已降，天下無

主矣。」無真主。開皇九載人始一，」平陳一。先人有言曰：『敬其事者大其始，慎

其位者正其名，』先人謂劍川府君。此吾所以建議於仁壽也。」開皇改仁壽。陛下真帝也，

無踵僞亂，南北朝爲亂相繼。必紹周漢，以土襲火，周本德。漢火德。隋當爲土德。色尙黃，數用五，

除四代之法，四代。謂北朝魏周齊南朝陳也。以乘天命，時乘御天。千載一時，不可失也。高祖偉

之而不能，不用其道。偉其文而已。所以然者，吾庶幾乎周公之事矣。周公聖人之時者也。故仲尼宗之敬其事。

正其始。攝位則進。正名則退。公其心。私其迹。此周公之事也。文中子謂隋祖必敬其始。正其名。故十二策何先？必先正始者也。

魏永爲龍門令，永末見。下車而廣公舍，子聞之曰：『非所先也，勞人逸

己，胡甯是營，永遽止以謝子。』子曰：『不勤不儉，無以爲人上也

之。終戒。門人竇威賈瓊姚義受禮，溫彥博杜如晦陳叔達受樂，杜淹房喬

魏徵受書，李靖薛方士裴晞王珪受詩，叔恬受元經，董常仇璋薛收程

元備聞六經之義。中說終。凝常聞不專經者？不敢以受也。經別有說，故著

之。』此太原府君王凝自記。自中說之後也。太原府君曰：『稱府君者。凝。二子所記也。文中子之教，不可不宣也，

日月逝矣，不可使文中之後，後裔。不達於茲也，召三子而教之略例焉

續經略
例。太原府君曰：『凝常居慄如也，子弟非公服不見，閨門之內

，若朝廷焉。』昔文中子曰：『賢者凝也，權則未而可與立矣。』府

君再拜曰：謹受教，非禮不動，終身焉。』貞觀中起家監察御史，劾

奏侯君集有無君之心，天下稱其讜正。出爲胡蘇令。時杜淹爲御史大夫。王凝爲監察。上言侯君集有反狀。太宗以君集有大功。未之信。而長孫無忌與君集善。乃與杜淹不協。

而王凝貶出胡蘇令。胡蘇。漢東莞縣。不得志於及退則鄉黨以穆。御家以四教，勤儉恭

恕，正家以四禮，冠婚喪祭，士禮三年之畜備，則散之親族，九年耕所儲蓄。聖

人之書及公服禮器不假，皆自足。垣屋什物必堅朴。曰無苟費也，門巷果

木必方列。曰無苟亂也，事寡嫂以恭順著。文中子之室。與人不款曲，不受遺

，非其力，非其祿，未嘗衣食，力謂自耕桑者。饗食之禮，無加物焉。曰及禮

可矣，居家不肉食。曰無求飽，一布被二十年不易。曰無爲費天下也

。鄉人有誣其稅者，一歲再輸，臨官計日受俸，年踰七十，手不輟經

，親朋有非義者，必正之曰：『面譽皆毀，吾不忍也。』羣居繼言，未嘗及人之短，常有不可犯之色，故小人遠焉。』杜淹曰：『續經其行乎？』太原府君曰：『王公大人最急也，先王之道，布在此矣。天下有道，聖人推而行之；天下無道，聖人述而藏之；所謂流之斯爲川焉，塞之斯爲淵焉。升則雲，施則雨，潛則潤，何往不利也？』太原府君曰：『夫子得程仇董薛而六經益明，對問之作，四生之力也。』董仇早歿而程薛繼殂，文中子之教其未作矣。嗚呼！以俟來哲！』此並隱其意。

肆其言。以傷河汾之教。爲長孫無忌所抑。房魏等不能振之也。

敘篇

文中子之教，繼素王之道，故以王道篇爲首。古先聖王，俯仰二儀，必合其德，故次之以天地篇。天尊地卑，君臣立矣，故次之以事君篇。

·事君法天，莫如周公，故次之以周公篇。周公之道，蓋神乎易中，故次之以問易篇。易者教化之源也，教化莫大乎禮樂，故次之以禮樂篇。禮樂彌文，著明則史，故次之以述史篇。興文立制，變理爲大，惟魏相有焉，故次之以魏相篇，夫陰陽旣變，則理性達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故次之以立命篇。通性命之說者，非易安能至乎？關氏易之深者也，故次之關朗篇終焉。

文中子世家

杜淹撰

文中子王氏諱通，字仲淹，其先漢徵君霸，絜身不仕。十八代祖殷，雲中太守，家故郿，以春秋周易訓鄉里，爲子孫資。十四代祖述，克播前烈，著春秋義統，公府辟不就。九代祖寓，遭愍懷之難，遂東遷焉。寓生罕，罕生秀，皆以文學顯。秀生二子，長曰玄謨，次曰玄則

·玄謨以將略升，玄則以儒術進，玄則字彥法，卽文中子六代祖也。
仕宋歷太僕國子博士，常歎曰：『先君所貴者禮樂，不學者軍旅；兄
何爲哉？』遂究道德，考經籍，謂功業不可以小成也，故卒爲洪儒；
卿相不可以苟處也，故終爲博士；曰：『先師之職也不可墜，』故江
左號王先生，受其道曰王先生業。於是大稱儒門，世濟厥美。先生生
江州府君煥，煥生虬，虬始北事魏。太和中爲并州刺史，家河汾，曰
晉陽穆公。穆公生同州刺史彥，曰同州府君。彥生濟州刺史一，曰安
康獻公。安康獻公生銅川府君，諱隆，字伯高。文中子之父也。傳先
生之業，教授門人千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時國
家新有揖讓之事，方以恭儉定天下，帝從容謂府君曰：『朕何如主也
？』府君曰：『陛下聰明神武，得之於天，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

負堯舜之姿，終以不學爲累。』帝默然曰：『先生朕之陸賈也，何以教朕？』府君承詔，著興衰要論七篇。每奏，帝稱善，然未甚達也。府君出爲昌樂令，遷猗氏銅川，所治著稱，秩滿退歸，遂不仕。開皇四年，文中子始生。銅川府君筮之，遇坤之師，獻兆於安康獻公，獻公曰：『素王之卦也，何爲而來？地二化爲天一，上德而居下位，能以衆正，可以王矣。雖有君德，非其時乎？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通。開皇九年江東平，銅川府君歎曰：『王道無敝，天下何爲而一乎？』文中子侍側，十歲矣，有憂色曰：『通聞古之爲邦，有長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海常一統也，後之爲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也，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歎，蓋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

將亂乎？」銅川府君異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經之事。文中子再拜受之。十八年，銅川府君宴居，歌伐木而召文中子，子矍然再拜，敢問夫子之志何謂也？銅川府君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資友而成者也。在三之義，師居一焉，道喪已來，斯廢久矣。然何常之有？小子勉旃！翔而後集。」文中子於是有四方之志，蓋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璜，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其精志如此。仁壽三年，文中子冠矣，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策十有二，策尊王道，推霸略，稽今驗古，恢恢乎連天下於指掌矣。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牆之釁，文中子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

·曰：『我思國家兮，遠遊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帝聞而再徵之，不至。四年帝崩，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辭以疾。謂所親曰：『我周人也，家於祁，永嘉之亂，蓋東遷焉。高祖穆公始事魏，魏周之際，有大功於生人，天子錫之地，始家於河汾，故有墳隴，於茲四代矣。茲土也，其人憂深思遠，乃有陶唐氏之遺風，先君之所懷也。有敝廬在，茅簷土堦，撮如也。道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溫大雅，潁川程叔達等；

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如往來受業者，不可勝數，蓋千餘人，
隋李文中子之教，興於河汾，雍雍如也。大業十年，尙書召署蜀郡司
戶，不就。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十三年，江都難
作，子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
』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永厥齡，吾不起矣。」寢疾七日而終。門弟子
數百人會議曰：「吾師其至人乎？自仲尼以來，未之有也。禮男子生
有字所以昭德，死有諡所以易名。夫子生當天下亂，莫予宗之，故續
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聖人之大旨，天下之能事畢矣。仲
尼既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中子也。」請諡曰文中子
。』絲麻設位，哀以送之，禮畢，悉以文中之書，還於王氏。禮論二
十五篇，列爲十卷；樂論二十篇，列爲十卷；續書一百五十篇，列爲

二十五卷；續詩三百六十篇，列爲十卷，元經五十篇，列爲十五卷；贊易七十篇，列爲十卷；並未及行。遭時喪亂，先夫人藏其書於篋笥，東西南北未嘗離身。大唐武德四年，天下大定，先夫人返於故居，又以書授於其弟凝。文中子二子，長曰福郊，少曰福時。

錄唐太宗與房魏論禮樂事

大唐龍飛，宇內樂業，文中子之教，未行於時，後進君子，鮮克知之。
• 貞觀中，魏文公有疾，仲父太原府君問候焉，留宿宴語，中夜而歎。
• 太原府君曰：『何歎也？』魏公曰：大業之際，徵也嘗與諸賢侍。
文中子謂徵及房杜等曰：『先輩雖聰明特達，然非董薛程仇之比，雖逢明王，必愧禮樂。』徵於時有不平之色。文中子笑曰：『久久臨事，當自知之。』及貞觀之始，諸賢皆亡，而徵也房李溫杜，獲攀龍鱗。

，朝廷大議，未嘗不參預焉。上臨軒謂羣臣曰：「朕自處蕃邸，及當宸極，卿等每進諫正色，咸云嘉言良策，患人主不行。若行之，則三皇不足四，五帝不足六；朕誠虛薄，然褻斷亦審矣。雖德非侷齊，明謝濬哲，至於聞義則服，庶幾乎古人矣。」諸公若有長久之策，一一陳之，無有所隱。房杜等奉詔舞蹈，贊揚帝德，上曰：「止！」引羣公內宴。酒方行，上曰：「設法施化，貴在經久。秦漢以下，不足襲也。三代損益，何者爲當？卿等悉心以對，不患不行。」是時羣公無敢對者，徵在下坐，爲房杜所目，因越席而對曰：「夏殷之禮，旣不可詳，忠敬之化，空聞其說。孔子曰：『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周禮公旦所裁，詩書仲尼所述，雖綱紀頽缺，而節制具焉。苟孟陳之於前，董賈仲之於後，遺談餘義，可舉而行，若陛下重張皇

墳，更造帝典，則非鴛劣所能議及也。若擇前代憲章，發明王道，則臣請以周典，唯所施行。」上大悅。翌日又召房、杜及徵俱入，上曰：「朕昨夜讀周禮，真聖作也。」首篇云：「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人極，誠哉深乎。」良久謂徵曰：「朕思之，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大易之義，隨時順人，周任有言「陳力就列，」若能一一行之，誠朕所願，如或不及，強希大道，畫虎不成，爲將來所笑，公等可盡慮之。」因詔宿中書省，會議數日，卒不能定，而徵尋請退，上雖不復揚言，而閑宴之次謂徵曰：「禮壞樂崩，朕甚憫之。昔漢章帝眷眷於張純，今朕急急於卿等，有志不就，古人攸悲。」徵跪奏曰：「非陛下不能行，蓋臣等無素業爾，何愧如之？然漢文以清靜富邦家，孝宣以章程練名

實，光武責成委吏，功臣獲全，肅宗重學尊師，儒風大舉，陛下明德獨茂，兼而有焉，雖未冠三代，亦千載一時，惟陛下雖休勿休，則禮樂度數，徐思其宜，教化之行，何慮晚也？」上曰：「時難得而易失，朕所以遑遑也。」卿退無有後言，徵與房杜等，並慚慄再拜而出。房謂徵曰：「玄齡與公，竭力輔國，然言及禮樂，則非命世大才，不足以望陛下清光矣。昔文中子不以禮樂賜予，良有以也！向使董薛在，適不至此。噫！有元首無股肱，不無可歎也。」十七年魏公薨，太原府君哭之慟，十九年授余以中說，又以魏公之言告，予因叙其事，時貞觀二十年九月記。

東皋子答陳尙書書

王福時撰

東皋先生諱績字無功，文中子之季弟也，棄官不仕，耕於東皋，自號

東皋子·貞觀初，仲父太原府君爲監察御史，彈侯君集，事連長孫太尉。由是獲罪。時杜淹爲御史大夫，密奏仲父直言非辜，於是太尉與杜公有隙，而王氏兄弟皆抑而不用矣。季父與陳尙書叔達相善，陳公方撰隋史，季父持文中子世家，與陳公編之。陳公亦避太尉之權，藏而未出，重重作書遺季父，深言勤懇。季父答書，其略曰：亡兄昔與諸公遊，其言皇王之道至矣。僕與仲兄侍側，頗聞大義。亡兄曰：『吾周之後也，世習禮樂，子孫當遇王者，得申其道，則儒業不墜，其天乎！其天乎！』時魏文公對曰：『夫子有後矣，天將啓之。徵也倫逢明主，願翼其道，無敢忘之。』及仲兄出胡蘇令，杜大夫嘗於上前言其樸忠，太尉聞之怒，而魏公適入奏事，見太尉，魏公曰：『君集之事果虛耶？御史當反其坐，果實耶？太尉何疑焉？』於是意稍解。

然杜與仲父抗志不屈，魏公亦退朝默然。其後君集果誅，且吾家豈不幸，而爲多言見窮乎？抑天實未啓其道乎？僕今耕於野有年矣，無一言以裨於時，無一勢以託其迹，沒齒東皋，醉醒自適而已。然念先文中之述作，門人傳受升堂者，半在廊廟。續經及中說，未及講求而行。嗟乎！足下知心者，願僕何爲哉？願記亡兄之言，庶幾不墜足矣。謹錄世家寄去，餘在福郊面悉其意，幸甚！

錄關子明事

關朗字子明，河東解人也。有經濟大器，妙極占算，浮沈鄉里，不求官達，太和末，余五代祖穆公，封晉陽尙書，署朗爲公府記室。穆公與談易，各相歎服。穆公謂曰：「足下奇才也！不可使天子不識。」入言於孝文帝，帝曰：「張彞郭柞嘗言之，朕以下算小道，不之見爾。」

• 『穆公曰：『此人道微言深，殆非彛柞能盡識也。』詔見之，帝問老易，則既發明玄宗，實陳王道，諷帝慈儉爲本，飾之以刑政禮樂，帝嘉歎，謂穆公曰：『先生知人矣。昨見子明，管樂之器，豈占算而已。』穆公再拜對曰：『昔伊尹負鼎於成湯，今子明假占算以謁陛下，臣主感遇，自有所因，後宜任之。』帝曰：『且與卿就成筮論，』既而頻日引見，際暮而出。會帝有烏丸之役，勅子明隨穆公出鎮并州，軍國大議，馳驛而聞，故穆公易筮，往往如神。先是穆公之在江左也，不平袁粲之死，恥食齊粟，故蕭氏受禪，而穆公北奔，卽齊建元元年，魏太和三年也。時穆公春秋五十二矣。奏事曰：『大安四載，微臣始生。』蓋宋大明二年也。既北遊河東，人莫之知，惟盧陽烏深奇之。曰：『王佐才也！』太和八年，徵爲祕書郎，遷給事黃門侍郎。

• 以謂孝文有康世之意，而經制不立，從容閑宴，多所奏議，帝虛心納之，遷都洛邑，進用王蕭，由穆公之潛策也。又薦關子明，帝亦敬服。謂穆公曰：「嘉謀長策，勿慮不行，朕南征還日，當共論道，以究治體。」穆公與朗，欣然相賀曰：「千載一時也。」俄帝崩，穆公歸洛，踰年而薨，朗遂不仕。同州府君師之，受春秋及易，共隱臨汾山。景明四年，同州府君服闋，琴援子切切然有憂時之思，子明聞之曰：「何聲之悲乎？」府君曰：「彥誠悲先君與先生，有志不就也。」子明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府君曰：「彥聞治亂損益，各以數至，苟推其運，百世可知，願先生以筮一爲決之，何如？」子明曰：「占算幽微，多則有惑，請命著卦，以百年爲斷。」府君曰：「諾！」於是撰著布卦，遇夬之革，三三下。兌上乾三三下。兌上離舍著而歎曰：「當今

大運，不過一再傳爾，從今甲申，二十四歲戊申大亂，而禍始宮掖，有蕃臣秉政，世伏其強，若用之以道，則桓文之舉也。如不以道，臣主俱屠地。」府君曰：「其人安出？」朗曰：「參代之墟，有異氣焉。若出，其在并之郊乎？」府君四：「此人不振，蒼生何屬？」子曰：「當有二雄舉而中原分。」府君曰：「各能成乎？」朗曰：「我隙彼動，能無成乎？若無賢人扶之，恐不能成。」府君曰：「請刻其歲。」朗曰：「始於甲寅，卒於庚子，天之數也。」府君曰：「何國先亡？」朗曰：「不戰德而用詐權，則舊者先亡也。」府君曰：「其後如何？」朗曰：「辛丑之歲，有恭儉之主，起布衣而併六合。」府君曰：「其東南乎？」朗曰：「必在西北，平大亂者，未可以文治，必須武定，且西北用武之國也。東南之俗，其弊也剽；西北之俗，其興也

勃；又况東南中國之舊主也？中國之廢久矣。天之所廢，孰能興之？

『府君曰：『東南之歲可刻乎？』』朗曰：『東南運歷，不出三百，大賢大聖，不可卒遇，能終其運，所幸多矣，且辛丑明王當興，定天下者不出九載，己酉江東其危乎？』』府君曰：『明王既興，其道若何？』』朗曰：『設有始有卒，五帝三王之化復矣。若非其道，則終驕亢，而晚節末路，有桀紂之主出焉，先王之道，墜地久矣。苛化虐政，其窮必酷。故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積亂之後，必有凶主，」理當然也。』』府君曰：『先王之道竟亡乎？』』朗曰：『何謂亡也？夫明王久曠，必有達者生焉。行其典禮，比三者五常之所繫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故土道不能亡也。』』府君曰：『請推其數。』』朗曰：『乾坤之策，陰陽之數，推而行之，不過三百六十六。』引

而申之，不過三百八十四，天之道也。噫！朗聞之，先聖與卦象相契，自魏以降，天下無真主。故黃初元年庚子，至今八十四年，更八十二年丙午，三百六十六矣。達者當生，更十八年甲子，其與王者合乎？用之則王道振，不用洙泗之教修矣。」府君曰：「其人安出？」朗曰：「其唐晉之郊乎？昔殷後不王，而仲尼生周；周後不王，則斯人生晉！夫生於周者，周公之餘烈也；生於晉者，陶唐之遺風也；天地冥契，其數自然。」府君曰：「厥後何如？」朗曰：「自甲申至甲子，正百年矣，過此未或知也。」府君曰：「先生說卦，皆持二端。」朗曰：「何謂也？」府君曰：「先生每及興亡之際，必曰用之以道，輔之以賢，未可量也；是非二端乎？」朗曰：「夫象生有定數，吉凶有前期，變而能通，故治亂有可易之理，是以君子之於易，動則觀其

變而玩其占，問之而後行，考之而後舉，欲令天下順時而進，知難而退，此占算所以見重於先王也。故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善人少，惡人多，暗王衆，明君寡，堯舜繼禪，歷代不逢；伊周復辟，近古亦絕；非運之不可變也，化之不可行也。道悠世促，求才實難，或有臣而無君，或有君而無臣，故全之者鮮矣。仲尼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有臣而無君也。章帝曰：「堯作大章，一夔足矣。」此有君而無臣也。是以文武之業，遂淪於仲尼，禮樂之美，不行於章帝；治亂之漸，必有厥由，而廢興之成，終罕所遇。易曰：「功業見乎變，此之謂也，何謂無二端？」府君曰：「周公定鼎於郊廓，卜世三十，卜年八百，豈亦二端乎？」朗曰：「聖人輔相天地，準繩陰陽，恢皇綱，立人極，修策迫馭，長羅遠羈，昭治亂於未然，算成敗於

無兆，固有不_レ易之數，不定之期，假使庸主守之，賊臣犯之，終不促已成之期，干未衰之運。故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聖人知明王賢相，不可必遇，聖謀睿策，有時而弊，故考之典禮，稽之龜策，卽人事以申天命，懸歷數以示將來。或有已盛而更衰，或過算而不及。是故聖人之法，所可貴也，向使明王繼及，良佐踵武，則當億萬斯年，與天無極，豈止三十世八百年而已哉？過算餘年者，非先王之功，卽桓文之力也。天意人事，豈徒然哉？」府君曰：「龜策不出聖謀乎？」朗曰：「聖謀定將來之基，龜策告未來之事，遞相表裏，安有異同？」府君曰：「大哉人謨。」朗曰：「人謀所以安天下也，夫天下大器也，置之安地則安，置之危地則危，是以平路安車，狂夫審乎難覆，乘奔馭朽，童子知其必危，豈有周禮既行，歷數不延乎八百；秦法既立，

宗祧能踰乎二世！噫！天命人事，其同歸乎？』府君曰：『先生所刻治亂興廢，果何道也？』朗曰：『文質遞用，勢運相乖，稽損益以驗其時，百代無隱，考龜筮而研其慮，千載可知，未之思歟？夫何遠之有？』府君蹶然驚起，因書策而藏之，退而學易，蓋王氏易道宗於朗焉，其後宣武正始元年，歲次甲申，至孝文永安元年，二十四歲戊申，而胡后作亂，爾朱榮起并州，君臣相殘，繼踵屠地，及周齊分霸，卒併於西，始於甲寅，終始庚子，皆如其言。明年辛丑歲，隋高祖受禪，果以恭儉定天下，開皇元年，安康獻公老於家，謂銅川府君曰：『關生殆聖矣，其言未來，若合符契。』開皇四年，銅川夫人經山梁，履巨石而有娠，既而生文中子，先丙午之期者二載爾。獻公筮之曰：『此子當之矣。』開皇六年丙午，文中子知書矣，厥聲載路，九年

己酉江東平，高祖之政始迨，仁壽四年甲子。文中子謁見高祖，而道不行。大業之政，甚於桀紂。於是文中子曰：『不可以有爲矣。』遂退居汾陽，續詩書，論禮樂，江都失守，文中寢疾，歎曰：天將啓堯舜之運，而吾不遇焉。』嗚呼！此關先生所言驗也。

王氏家書雜錄

王福時撰

太原府君諱凝字叔恬，文中子亞弟也。貞觀初，君子道亨，我先君門人，布在廊廟，將播厥師訓，施於王道，遂求其書於仲父。仲父以編寫未就，不之出，故六經之義，代莫得聞。仲父釋褐爲監察御史，時御史大夫壯淹謂仲父曰：『子聖賢之弟也，有異聞乎？』仲父曰：『凝忝同氣，昔亡兄講道河汾，亦嘗預於斯。然六經之外，無所聞也。』淹曰：『昔門人咸存記焉，蓋薛收姚義綴而名曰中說，茲書天下之

昌言也，微而顯，曲而當，旁貫大義，宏闡教源，門人請問之端，文中行事之迹，則備矣。子盍求諸家？」仲父曰：「凝以喪亂以來，未遑及也。」退而求之，得中說一百餘紙，大抵雜記，不著篇目，首卷及序，則盡絕磨滅，未能詮次。會仲父黜爲胡蘇令，歎曰：「文中子之教，不可不宣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乃解印而歸，大考六經之目，而繕錄焉，禮論樂論，各亡其五篇；續詩續書，各亡小序；惟元經讚易具存焉，得六百六十五篇，勒成七十五卷，分爲六部，號曰王氏六經。仲父謂諸子曰：「大哉兄之述也！以言乎皇綱帝道，則大明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無不至焉；自春秋以來，未有若斯之述也。」又謂門人曰：「不可使文中之後，不達於茲也。」乃召諸子而授焉。貞觀十六年，余二十一歲，受六經之義，三年頗通大略。嗚呼！

小子何足以知之；而有志焉。十九年，仲父被起爲洛州錄事。又以中說授余曰：『先兄之緒言也。』余再拜，曰：『中說之爲教也，務約致深，言寡理大，其比方論語之記乎？孺子奉之，無使失墜。』余因而辨類分宗，編爲十編，勒成十卷。其門人弟子姓字本末，則訪之記牒，列於外傳，以備宗本焉。且六經中說，於以觀先君之事業，建義明道，垂則立訓，知文中之所爲者其天乎？年序寢遠，朝廷事異，同志淪沮，帝閭攸邈。文中子之教，抑而未行。吁！可悲哉！空傳子孫、以爲素業云爾。時貞觀二十三年正月序。

中華民國十五年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十五年四月發行

新式
標點

文中子中說全一冊

定價大洋四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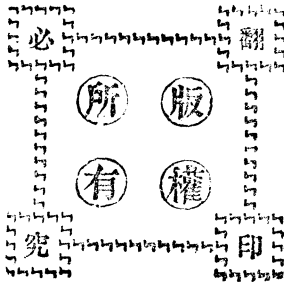
註釋者 阮逸

標點者 永昌陳益

出版者 上海棋盤街中市
掃葉山房書局

發行者 上海棋盤街中市
掃葉山房書局

代售者 各省各埠大書局



新式標點 詳註 十子全書

全部十種……十五厚冊……共計大洋九元
另五分

預約 || 祇收 || 大洋四元五角 ||
|| 另贈錦盒兩只寄費四角

另售每種照定價六折 | 寄費加一 | 陰
歷四月底出版預約同時截止

| | | | |
|-------|-------|----|--------|
| 王先謙註 | 莊子集解 | 一冊 | 定價八角 |
| 王先謙註 | 荀子集解 | 三冊 | 定價一元八角 |
| 王先謙註 | 韓非子集解 | 二冊 | 定價一元五角 |
| 列子註 | | 一冊 | 定價四角 |
| 孫子十家註 | | 二冊 | 定價一元四角 |
| 揚子法言 | | 一冊 | 定價二角五分 |
| 呂氏春秋 | | 二冊 | 定價一元二角 |
| 晏子春秋 | | 一冊 | 定價七角 |
| 老子道德經 | | 一冊 | 定價二角 |
| 墨子註 | | 一冊 | 定價八角 |

新式標點 十大名著叢刊

全部十種……十一厚冊……共計定價大洋
五元六角五分

預約 || 祇收大洋二元八角 || 另贈
錦盒一大只寄費二角

另售每種照定價六折 | 寄費加一 | 陰
歷四月底出版預約同時截止

| | | | |
|-------|--|----|--------|
| 王充論衡 | | 二冊 | 定價一元二角 |
| 六朝文絜 | | 一冊 | 定價三角 |
| 古文筆法 | | 一冊 | 定價六角 |
| 文心雕龍 | | 一冊 | 定價八角 |
| 史記菁華錄 | | 一冊 | 定價五角 |
| 鄭板橋全集 | | 一冊 | 定價四角 |
| 板橋雜記 | | 一冊 | 定價一角五分 |
| 搜神記 | | 一冊 | 定價六角 |
| 秋水軒尺牘 | | 一冊 | 定價五角 |
| 袁子才尺牘 | | 一冊 | 定價五角 |

▲大字 精印評註唐宋八家古文

精裝十二册二函

洋本 紙定價 二元八角

唐宋八家。為學古文者最好模範。歷來選本甚多。而以前清長洲沈確士先生德晉所選為最。詳略得宜。入選之文。皆氣勢發皇。局度峻整。甚合於近今青年之心理。惟惜向無註釋。稍僻之字。不經見之典。讀者未能詳知出處。每以為艱。本號主人。特請松江雷君耀先。就沈選逐篇。詳加註解。原有之分評總評外。又博采諸家逐段逐句。皆有發明。務使讀者於每篇之屬詞隸事。一一了解於心。洵為各學校及家塾最佳之古文課本。現已出版。

▲大字 斷句 太平廣記五百卷

精訂四十册分裝四函

洋中 紙定價 十六元

是書為宋李昉等奉勅監修。與太平御覽。同時編纂。採取道家釋藏野史稗官。分類而成。為卷五百。為部五十有五。古來軼聞瑣事。祕笈遺文。網羅殆盡。當時以其無關典要。故與御覽別行。迄今千數百年。所採書三百餘種。逸者已逾其半。殘編斷簡。賴是書以傳。近代所編漢唐諸叢書。往往由此輯出。誠小說家之淵海也。況是書雖多談神怪。而採撫繁富。名物典故。錯出其間。詞章家恆所採用。考證家亦多所取資。實為一大類書。堪與御覽並行。惟御覽流傳甚廣。而此書則較鮮。自乾隆間袖珍本出。頗能風行一時。近日板片漫漶。存書亦日減少。本號覓得初印善本。因重繕校印行。想世之研究舊小說者。當無不以先親為快焉。

▲徐霞客遊記大觀

全書分訂十二册

洋中 紙定價 三元六角

是書為江陰徐霞客先生所著。先生生當明季。性嗜山水。無歲不遊。無遠勿屆。曾以畢生歲月。徧歷禹域九洲。南極滇黔。北逾幽薊。非但通都大邑。悉有其車轍馬蹟。往往裹糧襆被。深入窮山邃谷之中。身經萬險。為自古人蹟所罕到者。雖泰西之所謂探險家。殆有過之而無不及。故其所作遊記。最為翔實。身後積稿盈尺。現輯成十二卷。手此一編。不啻親歷其境。世之有山水癖者。當視為宗少文之臥游圖也。

▲大字 足本 三國志演義

全書十六册

洋中 紙定價 三元六角

是書為江陰徐霞客先生所著。先生生當明季。性嗜山水。無歲不遊。無遠勿屆。曾以畢生歲月。徧歷禹域九洲。南極滇黔。北逾幽薊。非但通都大邑。悉有其車轍馬蹟。往往裹糧襆被。深入窮山邃谷之中。身經萬險。為自古人蹟所罕到者。雖泰西之所謂探險家。殆有過之而無不及。故其所作遊記。最為翔實。身後積稿盈尺。現輯成十二卷。手此一編。不啻親歷其境。世之有山水癖者。當視為宗少文之臥游圖也。

二百名家評註

大字

王鳳洲

綱鑑彙纂

精訂二十四册四函

洋中

紙定價

八元

五元

欲知歷代興亡之蹟。不可不讀編年史。史以編年為最古。肇自春秋經傳。溫公繼之作通鑑。朱子因之修綱目。後人有合二書為一編者。此綱鑑之名所由助也。綱鑑行世非一本。詳略不同。得失互見。而會纂乃不容緩。是書以王鳳洲、袁了凡、二家為監本。其有未備。復於儒先論著中。擇具有裨史學者。或評或注。隨處探入。起漢龍門司馬氏。迄明叢山劉氏。都凡二百餘人。可謂精且博矣。大抵評列眉端。以明義例。注綴句下。以詳事實。義例及事實既備。則手此一編。而五千年史事。有不瞭如指掌者乎。

大字

綱鑑易知錄

精印

洋中

紙定價

六元

四元

編年之史。肇自春秋。涑水通鑑。及紫陽綱目。因之與斷代之史並行。然卷帙繁重。不便省覽。清初山陰吳氏。會輯為易知錄一書。上起皇古。下迄有明。摘要刪繁。都百餘卷。其論斷之精審。音釋之詳明。久已風行海內。人手一編。惜木板漶漫。縮印本字跡過小。有礙目力。本號特繕大字精本。並延名宿悉心讎校。付諸石印。為學校歷史參考計。未有善於此書者也。



音註

評註昭明文選

裝訂十六册二函

洋中

紙定價

三元

六角

昭明文選之傳世者。有李善註及六臣註本。二本並行。未易軒輊。然以文句奇奧。註釋浩博。學者苦之。本號有鑒於此。乃取金壇于晴川先生評註一書。重印行世。謂之評註者。浩註則汰除舊本之繁冗。而一歸於淨確。評則蒼萃前賢之揚扞。而更要以為精大。抵根據古閣毛氏鄱陽胡氏二本。以別本之善者。羽翼之。復以何義門孫月峯兩先生為準。繩而亦開探諸家之說。其所涉獵者。不下數十餘種。可謂擇精用宏。詞明理顯矣。不甯惟是。先生為利便初學計。於聲韻之難曉者。則直音於字下。於段落之不明者。則分疏句旁。此一書也。實兼有音義。及批解二長。不僅限於評註。是書一出。諸本可廢。世有欲精選理者。不可不手此一編也。

